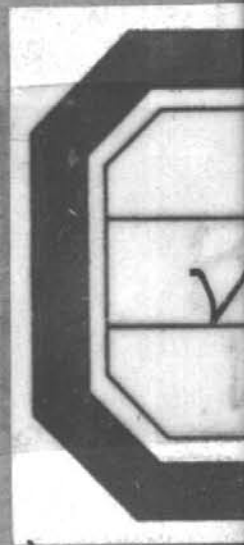


新 文 化 叢 書

人 的 生 活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著 原 篇 實 路 小 者 武 本 日

# 活 生 的 人

譯 合 棠 詠 毛  
武 宗 李

## 序

李宗武君將他與毛詠棠君合譯的人的生活寄給我，說將要出版，囑我作一篇小序。我想武者小路君的思想，書中已經明白的表示；兩君熱心於新村運動，這譯稿又經再三斟酌，其信達之處，讀者自能了解，不必待我的贅說了。我現在只略加歷史的解題，聊以塞責罷了。

序

---

人的生活於一九二〇年出版，內計文論四篇。人間的義務現代的勞動與新村的勞動是兩篇論文，曾在去年春間的改造等雜誌上發表。未能力者的同志，一九一五年作，是一篇劇本，寫一般有志未逮的青年的心理。先前曾收在向日葵集內，跋裏關於這篇略有幾

句說明：

「未能力者的同伴，是寫對於他人及自己的運命，沒有能力的人們的集會情形的。心想做好的事，却没有這力量——在或一意味上，現今的人類正是未能力者，這話也可以說得。至少

在這冊書

案指向  
日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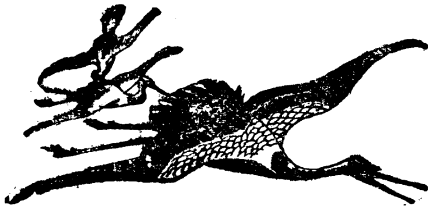
裏的大半的人物，都可以當未能力者看的。」

新浦島的夢也是劇本，曾載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份的我等上面，題下有「爲新村作」一行小字。日本傳說中有浦島太郎的故事，彷彿中國的劉阮入天台的樣子，記一個漁夫到龍宮去的事情。新浦島便是一種翻案，寄託作者的新村思想的。浦島是理想家的代表，也想在世界上建起龍宮。這龍宮雖然沒有如畫裏的龍宮那樣美麗，但在世上無論何處都可以實現的。浦島說——

「我相信現在全世界都朝着這方向進行。種種的運動都朝着這方向。這樣，我想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但要使這事實現，我不願意借憎惡與暴力的幫助。用了這樣賤視人間的信仰的手段去築起那樣的世界，我總是想免避的。我想只借了人間裏面高貴的力，造成這事業，取還對於人間的信仰。」這一節話，很能說出新村的理想與和平的精神，也差不多可以說是人的生活的標語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在北京西山，周作人記。

活 生 的 人



## 自序

這本小書，對於想要真像人樣的生活的要求強盛的人，許成爲清  
的力量源泉罷。外觀雖然見得平凡，這裏面却有真實活着的種  
子。在懷有同樣要求的人的心裏，一定有伸根發芽結果的力量。  
這是自己的確信。不信這事的人，大概是多的。然而那一面對，  
時却知道。這里有新的人的新覺悟。從這里發芽，在現今的人類  
是必要的。自己的所說，並非新的事。然而有新的覺悟。有更一  
層的覺悟。這是不活便不干休的東西。

一九二〇，一，一四，

實篤。

活 生 的 人





## 譯者導言

本書是日本武者小路實篤氏的原著，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他是「新村」之創辦者，是要用和平的方法去建設合於理想的新社會，使大家向「人的生活」的路上走。現在我們就把「新村」的目的和精神略說一下，就可明白本書的意思了。「新村」的目的：『要使全人類協同而營「人的生活」，要使全人類大家去走「人」的正道，要使一切的「人」從衣食住的憂慮中解放出來，在世上竭力發揮人類的榮光，確立對於「人」的不動的信仰。』

「新村」的精神：『就從那目的上發生出來的勞動不是爲金錢的報酬，是人類的義務。勞動是「人」可誇的事體；不能勞動，是我們的

弱點。義務勞動以外，當尊重各人的自由意志，然同時也應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意志爲限。義務勞動以外，無論社會，無論何人，絕對沒有強迫。「人」一方是個人的「人」，一方是社會的「人」。所以一方講協同，他方仍舊要講獨立。被惡根性所支配的人，不能算獨立；不獨立，不能獨立，是最不名譽。我們「人」的自愛和他愛，是一致的。和和自己挾同一主義的他國人起衝突的主義，是謬誤主義。愛國心以不害他國人的愛國心爲限，超過這個範圍便是罪。因祖國而戰，致人類不能相互尊敬相互愛護，這是國家主義的缺點。對於同心同德的人，不能愛如兄弟者，不配做「新村」裏的人。「人」斷不可失「愛」「正義」「勇氣」三件。自己的力量薄弱，朋友少，別人非笑妄評，這些事，都不成問題。別人

無論如何冷笑謾罵，自己終是不忘目的的去，必不以誠懇懇所做的事，當作無意味看。」

我們確信這件事業，是人類到光明的道路の出發點，而這一冊書，尤其是「新村」運動的導火線，對於社會改造，很有幫助，所以從忙中把這書譯出，可是有許多地方，覺得不能把著者的原意，完全表現出來。後來，幸蒙周作人魯迅二先生的題序校閱，故就敢出而問世，這是對二位先生非常感激的地方。

現在爲研究武者小路氏的思想者便利起見，更把他的緊要著作介紹如下：

- (一) 心卜心
- (二) 生長
- (三) 彼レガ三十ノ時
- (四) 向日葵
- (五) 後ニ來ル者
- (六) 小サキ運命

- (七) 或ル青年ノ夢 (一個青年之夢已由魯迅氏譯出)
- (八) 或ル脚本家 (九) 新シキ村ノ生活
- (十) 自己ヲ生カス爲ニ (十一) 新シキ村ノ勞動
- (十二) 幸福者 (十三) 二人ノ母 (十四) 一ツノ道
- (十五) 耶蘇 (十六) 土地 (十七) 雜三百六十五 (詩集)
- (十八) 自分ノ人生觀 (十九) 新村ノ信仰
- (二十) 人間的生活 (即本書)

一九二二, 一一, 一二

李宗武  
毛詠棠 誌於東京

# 人的生活

## 目錄

周序

自序

譯者導言

人的義務與其他

現在的勞動和新村的勞動

未能力者的同志

新浦島的夢

活 生 的 人



# 人的生活

## 人的義務與其他

一

人的裏面，實在各種都有。

從主觀的說起來，有可崇拜的人，可尊敬的人，可愛的人，可親的人，可同情的人，可憎的人，可輕蔑的人，可卑的人等等。

還有許多不像這樣分明的人。但是人的性質，總不是同一的。同一性質的人，可以說連一個也沒有的，這又是很有趣味的地方。然而一個一個去看起來，有時覺得非常之寂寞。但當作全體看的時候，却以爲這倒反好了。

總之人是有各種的，而且無論到什麼地方，這人總正如帶着自己的肉體和面貌一處行走的一般，也帶着性質一處走。帶着不能動搖的定着的性質一處走。直教人到發笑的地步，甲總是甲，乙總是乙。無論看什麼，做什麼，說什麼，甲實在是甲似的動其心，乙是乙似的動其心。使人心裏想道，竟是這般的走着一定的軌道。

甲常是甲，乙常是乙。無論做怎樣好的事，做怎樣壞的事，甲總不能出於甲以外，乙總不能出於乙以外。然而甲是甲似的能够使自已墮落，也能够使自己向上。乙是乙似的能够使自已墮落，也能够使自己向上。

普通一個人，在自己的裏面，總有着可崇拜的，可尊敬的，可愛的，可親的，可同情的，可憎的，可輕蔑的東西。



所以雖然同是甲，同是乙，可以有時被愛，有時被憎。這到是普通的事。

好人是因為要使自己裏面的好處生長起來，不使那壞處過於生長的人。惡人正反對，是過於生長的自己，卻悶殺了好的自己的。

然而因人之不同，有多帶着善的傾向底人，和多帶着惡的傾向底人。

一面有被祝的人，別一面又有被咒的人。

有不能救的人麼？我要說有。

但是對於這點，以後再說罷。

二

我現在從便宜上，將人分爲兩類。

地平線以上底人，和地平線以下底人。

許多人，有超出於地平線以上的事，也有墮落於地平線以下的事。然而現在的世界，有使人不能超出於地平線以上的傾向。社會問題單在這地方生根，纔當真的生活。在別處生根底的社會問題，都帶着一種煽動人們的利己心，使人從裏面腐爛的傾向。這樣下去，無論到什麼時候，人們總不能從暴力和野心家的奴隸逃遁出來。所謂地平線以下底人，就是指那不獨立的人，那不能獨立的理由，也有種種。然而總之是不獨立，活在什麼制裁和壓迫之下。不是自動的去勞動底人，不能制裁自己的人，那都是地平線以下的人。就是傷了人類的尊嚴，或傷了自己而活着的人。這裏面，固然含有

許多倫使境遇能够改善，便能獨立的人；同時也有許多境遇雖然怎樣變好，卻不能獨立的人。

將這等人分成兩類，就是有能够獨立的素質而不能獨立底人，和毫沒有能够獨立的素質底人。社會是應該以竭力對於有獨立性質的與以獨立；沒有獨立性的人，用了最和平舒服的獎勵，最少制裁的手段，使他們能够獨立爲目的。

我現在先就幾乎沒有獨立資格的人而論罷。

### 三

那是沒有自制的人，努力心不足的人，總括說，就是意志弱的怠惰的人，和利己心強的狡猾的人。

無論那一方面，只是一遇機會，就想去作不當的樂，樂着喝甜汁底

人。

其中有消極的和積極的。

前一種，人是好的；但因為是迂緩者，怠惰者，狐疑，不能從內部湧出力量來，生理的精力不足的人。而且便是自己生活所必要的勞動，也除了不得已之外，就很想躲懶。雖然不能積極的躲懶，但因為沒有奮發心，便不知不覺的躲懶了。其中又有幾種，有因為求安逸，求快樂，遊惰心過弱的緣故，然後變成的，也有生來的能力薄弱的人。這等人，是怕理想的世界底到來的人。這等人，覺得生存着也討厭。在這世界生存着，是不適當的人。但其中有可同情的，也有可憎的；有可恕的，也有可制裁的。然而總是地平線以下的人，雖然並不積極的為害，但因為有使周圍的空氣怠惰，使勞動的人起不平的傾向，

所以是窘人的東西。這等人，被輕蔑也沒有法。

倘若以被輕蔑爲不爽快，那就應該不絕的湧出勇猛心來，改了自己的習慣。

#### 四

以上的種類底人，與其說他猾，寧可說他沒有毅力。然而這裏也有有體力，活動的，也敏捷，不絕的計畫做些事的人。比起普通的人來，更有勞動的力量，但是那勞動的目的，單爲自己的利益，不稍損失，對於自己不做不利益的事，這種人也有。因此，不管他人的爲難，甚至於寧使他人陷於困頓，倒覺得心裏爽快的人，也還有的。隨便的說謊。不做稍微費力的事，所謂自己的義務，全不想到。單是得益就好。好像不能得益的事，一動身體就是損的。這類人，世界上

無論怎樣都可以，只是自己得益就好了。兄弟隣人的事，並想不到。因此，就妨害他人的獨立，利用他人，不避中傷，因為利益，便只是煽動對手的人，又講壞話，簡括說一句，就是不喜歡平和的人。是好事的人，只要因此得益就好。善惡的區別，不成問題，單是利害成問題。有躲懶而無損的事，即以爲不躲懶便是損，以爲正與不正是空的，以爲做狡猾的事是聰明，毫不覺得羞恥。而且將不猾的正直者當作獸子。從這種人看起來，一切的善行，都是僞善，正直不過是一個招牌，再上去便是獸正直。這是多變的胆怯者。將一切人底行爲，都用利己心來解釋了而不知恥。

這等人是危險的人，是有被制裁的必要的人。在現在的社會，反是這等人得法，也未可知。但這是表示社會的缺陷的事。若是現

社會特別去間接的獎勵這種人的出來，那是現社會的不名譽。

倘使正與不正是空的，單有利害關係算實際，則這等人的自然而然的發生，也是當然的事。倘使在人裏面的這種萌芽，現在的社會使他最適於生長，那便是現在的社會底恥辱。

五

還有各種的人罷。但總不想去做因爲自己要像人的生活着而不可不做的勞動。即使在不得已的時候，仍竭力想逃避底人；沒有獨立的力，沒有自制心，自己底本務不想去盡的人，無論在怎樣的境遇，對於人類的個人底義務，明明要盡的，却不想去盡底人；不被暴力或權利所支配，便總不去勞動的人；或者若不到竹筒裏的蛇那樣境遇，總不能成爲一直的人；生成是受支配，受制裁底人；而且還不想努

力去改正底人；又不自覺底人；或者雖然努力，雖然自覺，總不能從那境遇裏脫出自己底人；那都是地平線以下的人。凡是沒志氣的人，便受輕蔑，狡猾的人，便被看輕，或被憎厭。

六

然而這里還有這樣的人。

那是沒有自覺到人的本務底人；雖然自覺，却被境遇所迫，不能正如自覺那樣的生活底人；倘使這等人，自覺了本務，境遇也能許可的時候，便是在內部有着自覺那樣的生活自己的力量底人；這樣的人裏面有着獨立底力量，却被別種原因，使力量不能十分生長起來，於心中總覺得不滿的。

這等人是可愛的人；但不是可尊敬的人。還沒有戰勝境遇所必



須的力量。固然境遇也有種種。有比較的可以簡單戰勝底境遇，也有普通的力量所不能破壞的境遇。不能破壞那境遇，有因爲克己心不足的時候，也有因爲怕貽害別人底時候。

又因爲本務的自覺底強弱，決志也就不同，由於決志底強弱，就發生對於境遇底力量底強弱了。我想在這裏，試說一說個人的本務。

七

所謂個人的本務，就是說個人作爲人類的一份子所應盡的義務。個人是國家的一份子，也是家庭的一份子。然而我們已經不能够不想人類底協力，而單想個人底存在。我們不是單受着國民底恩，是受着人類底恩。倘若文明單是日本，我們現在還許是結着頂髻，戴着將軍而走哩！而且電氣蒸氣和別的東西，當然還沒有曉得

呢！這種事情，固然是不消說得，仔細反省起來，我們已經被世界的波動所搖動了。決不是一國民能單獨存在的。若日本以外的國裏底人，向上前進，日本也得助，若墮落，日本也困難的。照這樣日本底好壞，對於人類，也就不是無關的事。人類的文明不到思想的水平面以上，便逃不出世界的侮辱；也逃不出制裁。換一面說，日本底文明，思想，生活，若比他國底文明，思想，生活，高上幾級，也就可以支配那世界。

總之我們已經作爲世界人而生存，和世界底思想，生活，文明，都直接交涉着而生存的。現在國度的戰爭，像過去的內亂那樣，和現在蹂躪或一國度的內亂同一看待底時候，就要到來罷。

這是明白事勢底人，不能懷疑底事實。對於這事，有去行最後的

反抗的，就帶着被征服的運命。

總之對於我們，世界已經沒有怎樣廣闊了。世界底事件，一日就可以傳達於世界，起落世界底人心，或使恐怖，或使歡喜，而且使深深的反省。像這樣的事，當真的說起來，是太透露的明白事實。這回的戰爭，使這事實更加瞭然的明白了。還在繼續的通知。照現在的氣勢過去，這氣勢不曉得到什麼地方纔停止。保守的人不必說，便是適中底進步的人也是皺眉的時候。世界是驅逐了自以為將世界荷在肩上底人而進行。

便是列寧杜洛斯基之類，也成過去之夢了。人原是人，勞動者資  
本家底問題，要成爲過時底問題；各自像人似的生存底時候，以爲是敵的人，而實在是向了同一目的走着底兄弟，握着手喜歡的時候，不

能說不會到來。世界上青年底腦裏，那準備已經成就了。

我說着明白到不必說明的事。

「自己的衣食住，及其他自己所受文明底恩澤，以爲當然的人，非將那勞動的股份，用了何等形式，負擔起來便熬不過去的時候，要到来的。不能自己負擔那勞動的便是地平線以下底人。」

八

於是職業就成問題了。

做那無益於人類的存在和文明的事底人，應該羞恥的時候，已經到了。

九

單從事於個人的利益，便利，快樂的事，在「人」是可恥的時候是到

了。便在以前，也是可恥的事。然而以自覺而可恥底時候是到了。自尊心強的男女選擇職業底時候，是應該選擇利益雖少，却對於人類較有用的可貴的職業。而且在選擇的方法上，就能明明白白顯出這人的價值來。

然而再往回說，在現今底時代，要明白知道所謂對於人最有用的事業，是指什麼，却很繁難。於人底必要的事業和個人的利益聯結了，正如站在佛與人中間的僧侶賣佛爲活一般，人類與個人中間也有一種討厭的人，想橫奪了利益去。於是人類和多數的人，便要挨餓。在這程度上，勞動者和資本家底問題是不可不解決了。這應該憑着「人類之名」去做。這不是去煽動勞動者底利己心的事，是人要像人的緣故的運動。並非人因爲羨慕安逸和快樂底奴隸而

做的事。真明白這事的人，便沒有敵人。因為反對兄弟們願意做人的事，是誰也做不到的。

權威。減少勞動時間，或增加工資，只有在因為想要做人底運動上，纔有

所以這運動底目的，是在使一切都做人這一點。資本家現在還不是人，至少也總是可恥的人。勞動者又是可憐的人。使資本家脫去可恥的境遇，使勞動者脫去可憐的境遇，這是現代人的業務。深曉得這事是必要的。脫出過去的因果做人，而成爲青天白日之身，是現代人的業務。凡亂用這事的，應該和妨害這事的受同等的制裁。而且這制裁，應該有極周到的同情。對於覺得若在同一境遇時，這樣也非無理的人，加以苛酷，是使有心人底心苦痛的。我們

只認以有心人爲一夥底運動爲正當。

十

說話像是有些歧出了，但自己也就放了心再往回說。

人是帶着自己的性格而走的話，已經說過了。然而有着肉體的人，同時也很受境遇的支配，自然是不消說得。雖然也有能戰勝這事的強有力的人，然而不多。而且便是這樣強有力的人，也不能說完全不受境遇底影響。做正當的事，在適當的境遇的人，是幸福的。但是現在這樣的人很少。大多數的人，總被現社會所支配，或者費力在適應現社會而生活的事。至少也是如有取錢底餘地，人就往這里鑽，然而單想尋出取錢的餘地，仍不能如意的尋到的人卻多；於是飢餓與借債，就驅這人到不知怎樣的窮地，再不許有選擇正不正

與職業底是非的餘裕了。總之只是不能不食，不能沒有穿，不能沒有住。

如此多數的人，便不能不賣了自己的良心，賣了自己而生活。爲一個人不能不盡底義務底話，就成了空而又空的話了。孩童的教育不必說，連自己的教育也不能。連這必要也沒有感到，感到的只是生活底壓迫。這事浸入了骨髓，即使生活略有餘裕，那改造自己生活的要求已經萎落了，只是貯金，飲酒，作樂。

這樣的人是多的。然而這裏面，也含着只要境遇一好，便能够像樣的站起來的許多人。他們中間，也有着堅硬的意志的，有着強壯的身體的。愛正當的力也強，厭不正當的力也強。氣力也強，忍耐也有，頭腦也靈動，而且不是怠惰者。只是對於自己在做的事，總



不合意。雖然覺到現世有什麼不正，但只是自己總不能超越他，義俠心也強，抱着些不平，常覺得有敵人，想着要和他遇見的事。社會主義者底中堅，都是從這等人成立的。這是堅實的人，倘使沒有這樣的人，社會主義便成了空了。單是憎惡嫉妬，行不出主義去，倘使沒有極愛正義的人，和什麼處所都有着犧牲的精神底人。所以這種人，不但對於社會主義和勞動是緊要的，對於人類也是緊要的人。他是爲人們的文明做基礎的柱子之一。是可讚美底「爲人類的勞動者」。他日理想之世界到來的時候，是作爲可靠的人而應受尊敬底人。然而這等人不單在社會主義者裏。也不單在勞動者裏。到處，如軍人，政治家，商人，教員……裏，到處都有。三十人裏面一個人，或者百人裏面一個人的比例，（也許有人說是千人裏面一

個人，萬人裏面一個人罷。）巧妙的配置於全人類的裏面，所以這世雖然錯誤，還可以保持過去。但荷於這等人們的肩上的東西，倘使不正的時候，則他們的可貴的寶貝都埋沒在泥土裏，不但不助人類之運命，倒反成了防害，却被胡亂蹂躪在人類的腳底下了。

這雖然表示那些人的不够聰明，但以爲大半是境遇底緣故，也不至於錯。他們頂着正的東西，爲此而勞動底時候，是天下無敵的。常在那中堅，在並不表見底地方，在堅固的決心之下，勞動着，屹然不會動搖。他人勞動不足的地方，用心替他補充，爲自己卻無所容心。單想奮然的爲他人勞動，真是男子氣的，可靠的人。

十一

另外還有這等人。

那人意志和身體底精力，雖然劣於前者，但熱情卻不遜於他們，很愛平和和正義，有時犯了過，也就歸到原路，頭腦優於前者，不絕的想着事，研究自己一類生活底正不正，竭力要做正當的事。然而苦於境遇不容許，無論如何，他們總是想脫出這境遇，用盡心機，想走進不爲心所責備底生活的人。是因爲這事，即使比現在的境遇更苦，利益更少，也不痛心，常常想走進比較的正當的生活的人。而且對於那樣是正，那樣是不正，是很能敏感的人。

而且不被他人所騙，也不被利慾所引誘，只是意志薄弱或境遇太壞的緣故，便並非本心，而繼續做着不正的事底人們。

這種人用心很深，沒有錯誤。前者很容易爲不正當的事所動，然而這種人，是不受不正者的哄騙的，但却又容易躊躇。前者的人和

這一類人如果携了手，互補大家的缺點，那就成爲思慮深遠，剛健的一團。然而他們還很散亂，還是無能力者，在權利和金錢的支配之下，殺了自己的一部份而活着。而且殺了最可貴的而活着。

受了能够爲人類做事的至貴的寶貝，却將這寶貝賣錢而活着。他們還不能說是地平線以上的人。不過倘使境遇見許，他們都是有着有益於人類底素質的人。

十二

此外，這裏還有許多的人。

那是學者，藝術家，宗教家之類。在現在世界，這等人是因爲生活艱難，受着制裁。那種制裁，決不是公平的，總之凡是並不十分壞的，那便須做了什麼的奴隸纔能够存在，卻不許獨立而存在。優勝的

人逢着這種遭遇，也偶有的。實在優勝的人，也偶有的。優勝的人，都有做專門的事業底資格。真的學者，只要研究學問，那就好了。然而真的學者與偽的學者，區別很難。多數的人，反將俗學者當作學者，却以爲真的學者沒有做學者的資格。就藝術家，宗教家看起來，也可以說是一樣，就是將地平線以下的學者，藝術家，宗教家，都當作地平線以上，而地平線以上的學者們，却只能當作地平線以下，這事現在如此，今後也會如此的。然而地平線以下的總是在地平線以下，地平線以上的總是以上的人。雖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話是真話，但千里馬究竟是千里馬，百里馬也究竟是百里馬；大家都看見，說不能顯現，是無理的。即使不被賞識，他總有時衝散了重重包圍的雲，發出光輝來。

地平線以下的學者們達到或一點的，也還有些用處。單是沒有因此爲萬人所尊敬，和做自己的工作底時間，不能十分，這兩件事不能說些不平罷了。便是說也不通用罷了。

有着好素質的人，因爲境遇，不能十分發輝那素質，是可惜的。然而雖然發輝，却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底人，罵詈境遇是不行的。那因爲並不是做着人類的光耀的事業底緣故。

一切事業，並不是高貴的，高貴的是依着那事業，活着那人的內部的勝常的東西的時候。無論什麼事業，在那裏面，活着人心的所謂優美，所謂壯美，普通以外的所謂忠實之類的時候。那人那事，就都成爲高貴了。自然也有不名譽的事。例如妓女就是。然而倘使這人的內部也有着好的東西，不使腐爛，能够在什麼地方支持住，那

就總有一時也可以成爲地平線以上的人。馬利亞瑪格大來那是一個顯著的例。如日本的地獄太夫，因爲要表示人底色慾的空空，也做成了普通以上的勞作。然而不名譽的事總是不名譽的事。但何以不能擺着架子呵責那事呢？就因爲現社會是現社會的緣故。因爲內省自己而不疚的人，是罕有的緣故。然而有不可用錢賣得的東西。那是真理，是愛。

爲了金錢而作假，是不成的；爲了金錢而愛，是不行的。

學者，藝術家，宗教家，不可不有着金錢以上的東西，他不可不有着自己。媚民衆，是不行的。內部又不可不有着強的要求。他們的真價，差不多可以說便關於其要求的怎樣。求的人，如果求的法是真的，那就給。與其熱心成正比例而給的。那要求是淺薄的，只有着

一些正當的，那些便都是地平線以下的人。要之人類是並不要求太多的學者、藝術家、和宗教家。

實行家愈多愈好。然而用頭腦的人，沒有很多的必要。單是實質成爲問題。頭腦非常優秀的人，世上沒有很多的必要。好書出的很多，人類並不很歡喜。鐵與石炭不可不多。然而金與金剛石，還是少的好。單有頭腦，單有精神的人，出的太多，在人的現在底壽命，現在的記憶力，不但不很有這必要，而且是討厭的東西。

學者、藝術家、宗教家，太優秀者出的太多，人類是不喜歡的。太優秀的人出來的時候，人類多虐待他。因爲遭了人間的淺薄的辦法，便是不常出來的，有着天才的人，甚至於當真使他餓死，也是竟有的事。



要之學者藝術家宗教家是被選的少數人所做的事，爲了什麼理由，而有別的人混入底時候，則受迫於飢餓和侮辱，是不得已的事。

十三

我極簡單的，而且補足了有點不得要領的地方，將所謂地平線以下的人，指着什麼，已經表示出來。那大概是已經明白了。

我們是人類的一份子，不可不存在這世上，建造起人類的文明，而且助着人類的運命，向了希望和幸福這方面去。對於幫助這事的未必分的事業的一份，是不可不分擔的。

那只要在自己能够的小範圍內就好。然而在這範圍內，應該不被他物制裁，自己歡喜前進，爲那事業去努力。而且要知道這努力是本務，對於成就其事，不可不感到光榮和感謝。如此，也不可歡

喜，自己是獨立的人，無論何人底前面，都沒有羞恥的必要的。

沒有制裁於他人底必要。也不受別的金錢快樂器械底支配，自己像男似的或像女似的前去做應做的事，便是立於地平線以上的人。他的足也不立於他人之上，他物之上；是在人類裏面插足，立於自己的足上。如此，纔是獨立的人，樂自由的人。沒有受制裁於他人的必要。自己支配着自己應該支配的事。

無論怎樣苦，自己應做的事，就自己做。是日常的勇士。他不僅是社會的砥柱，是人類的砥柱。是人類的倚靠。是健全的人，確固的人。彎腰於正當的之前，但在利慾之前不肯彎腰；彎腰於可尊敬的之前，但在暴力之前不肯彎腰。他熬練強，忍耐強，曉得一氣做成是不能夠的。然而不惜自己的勞力。我們所要求的，就是這類人。

我們不是罪人底友，也不是病人的友。悔改的罪人，是我們所尊敬之友，心清耐病的人，是我們所尊敬之友，但是我們是健全者之友。

十四

不從現世的立腳點看人；却從人的能力，人的精神，人的要求看人。那地方最可看到像人的人。人有種種的性質。確有被詛咒的性質。也有被祝福的性質。便是看自己的內面，也有人類所看爲惡的性質和善的性質。有被詛咒的根性和受祝福底精神。對於人類的進行，合了步調而前進的事，有不適當的性質和適當的性質。有向日生長的性質，和非日陰不能生長的性質。自己不可好好的區別他。

對於正當的事，不可不勇敢，對於不正當的事，應該胆怯。即使有

着日陰的性質，也沒有畏葸的必要。若過於畏葸，那人就成了日陰的人了。掃除黑暗，用箒是不行的，應該通光線到裏面，纔是正辦。我們雖然犯罪，有過失，但因為恐怕被知道，再犯罪再行過失，是不好的。如此，罪過便却生長起來；無論怎樣的罪過，不再犯的時候，便能見恕。雖然犯了二次，不犯三次的，也能見恕。雖然犯了三次，不犯四次的，也能得救。如此，便是反覆了一百三十次的過，倘使從此處便回頭的，就有祝福。然而此處，是萬不可畏葸了！贖罪的事，能够從正當，從堅忍的前進做去而得到；從饒恕他人的罪而得來。

這事是真實的。

神是太寬大，但人不要驕縱罷，一驕縱，人就被打落了。

一切的革命，都從人的驕縱而來的。是從不應該再積的東西，重疊的積上去而來的。罪之所以爲罪，是在人太驕縱而不罷休這一點。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問題，就從資本家底太驕縱而來的。倘有用了心，將錯積的東西一個一個卸了下來，也許能够得救；但放開了這事，却從新將現實的東西，依了人類的命令，積累過去的，那就愈加能够得救了。有如建築房子的，倘使有些凸出，卻仍然只是往上築，便仍然是原來的徒然。要緊的時候，不絕的到來。大意不得的時候，不絕的到來。但遵從人類底命令的，在確信之下，能够沈靜的做他的事業。

然而我的這樣的話，恐怕有許多人未必了然，所以我再回上去說。

十六

大別人爲兩類，是無論何人都這樣做的。惡人與善人，小人與君子，俗人與覺悟者，信仰薄弱者與信者，我現在就分作地平線以下的人，與以上的人。

我們開手去辦新村，也就因爲想把立於地平線以下底自己，站到地平線以上去的緣故。

就人而論，所謂地平線者，簡單說，就是要除去衣食住的憂慮。使無論何人，於必要的衣食住都沒有代價。因爲那緣故，首先便是勞動。由兄弟姊妹相助而勞動，使沒有衣食住的憂慮。換言之，就是雖沒有衣食住的憂慮，也自己願意去勞動。我們裏面的最無能力者，也總需以一定的時間，爲兄弟姊妹去勞動，以除去衣食住的憂慮，給與一定的衣食住。對於這勞動，自己歡喜前進去，而且不使別

人爲難，不使別人不快，不被別人制裁而完成的，便是達到地平線的人了。

然而這裏最要緊的，是疾病之外，自己上前去盡義務，那義務是爲自己又同時做那爲兄弟，尤其在孩童，老人，病人的一份的事。

盡這義務不忠實，或不覺得歡喜者，就不能說是獨立的人。並不忠實的去盡那義務，却想狡猾的方法，要玩着賺錢，不避自己的卑汗者，就不能說是獨立的人。

無論什麼地方，這義務，都該爲自己和兄弟姊妹的緣故，由人類之名去盡，若爲着使別人得到不當的富而勞動，是不行的。站在他人的意志上，也不行的。

明明白白地曉得這事底時候，就曉得所謂地平線以下的人是什麼

麼意思了。

多數的人，也許以為「什麼話。」然而看一看現在的社會，自己反省一回罷，就可以覺到這事決不是容易的事了。

不可不戰勝自己的怠惰心。不可不戰勝貪快樂的心。不可不戰勝僥倖心。盡義務的事，須覺得榮耀。這件事，是容易的麼？

在現今的社會裏，要尋出不增長他人的利慾心，並且不增長自己的利慾心底事，可能麼？不受金錢或飢餓的支配，自己上前要做的正當的事，以為容易尋到的麼？

那不是容易的事。便是非常切實的人，也為難的。

十七

那麼，人若正站在地平線，就可以麼？也不然。在現世要站在地



平線，正是不容易的事。然而也不能如此便滿足。我們總想把人站在地平線之上纔好。不是在地平線就滿足。是願意請站在地平線之上。然而達到地平線的，總是達到了地平線，不是地平線以下的了。

十八

雖在現代，也能够出於地平線以上。然而要站在地平線，是困難的。真曉得這事底人，就能知道新村起來的理由怎麼深了。

然而我並不想在這裏講新村的事。

總之雖在現代，也有出於地平線以上的人。雖然極少。而且他們的足，雖然不站在地平線之上，總之是出於地平線之上，使人類的運命發展起來。

或者成爲發明家而顯現，或者成了學者藝術家道德家宗教家而顯現，或者成爲實際家而顯現。

他們裏面的許多，雖然是似是而非者，但是其中也有真可尊敬的。這種人是暗夜之星，給人們以依據和希望，給以目標，使之反省，又出力於愈加使人成爲「人類的」的事。

因爲有這種人，所以人類雖然歪邪，也還進步。而且理性也銳利起來，增加了對於人類的希望。

誰能知道正當的人底時候，而不感動麼？若是有，只是病的人。在現世，病的人也許很多。然而萬人是被動了。正義之士一動，必能得到同道者。因爲那是擎着照世之光的緣故。愛深的人，能深動人。發明有用於人類之物的人，無論怎樣住在世界底角落裏，也

不能不成爲世界的。便是一種思想，若這是對於人類有用的思想，那就也不能不成爲世界的。這種人底力量，有時看看非常弱，然而遍浸着人心，是意外的強。

人說音樂無聊的時候，自己可以想想培德訶芬的事。人說繪畫無聊的時候，自己可以去想想倫勃蘭德，想想萊奈特密克蘭該羅。說道德無聊的時候，可以想想蘇格拉底斯和孔子。說人無聊的時候，可以想想釋迦和耶穌。說熱誠無聊的時候，可以想想托爾斯泰。這等人要緊的時候就生出來。

我在最寂寞的時候，也有讀了 *Les Misérables* 而得救的事。若在田野間做事，往往想到二宮尊德。他們是地平線以上的人。是覺得幸而出來，給人好好的勞作了的人。這種人實在很多，到處

都有。而且當作那方面的光耀而傳說，能清我們的心，挽回希望，賦給勇氣。

能熬練，爲人類而勞作了的人們啊！我跪在你的面前說：你竟活出了。願你愛而且幫助這小兄弟。

無論什麼時代，沒有尋不出他們的時候。他們在什麼時代，總住在一個什麼地方。即使社會怎樣亂，在人心的裏面的光，總不至於滅絕。總在什麼地方發光。他們對自己的事業，是忠實的。那忠實的程度，實在可以驚嘆的。沒有他們，人生就不堪設想了。

民衆有時對他們是忘恩，有時也竟會殺卻。然而到後來終於跟了他們。

他們服務於人類。像又賢又誠的君主服務於臣民似的，他們服

務於萬民。然而那服務，是通澈了正義的，通澈了神的。他們之於利慾，是不阿諛的。不服務於個人的。也曾有服務於君主的時候，然而那也通澈了神的。而且爲萬人設想的。

然而他是比依靠萬人更其依靠着自己的可靠的東西的人。最愛人類的耶穌，也愛神過於人類。只有從這里纔能生出正的來。

所謂愛人，並不是助長利己心的事。助長他人的利己心者，是要想將人供自己的使役。利己心是弱者的東西，真的優秀者是戰勝了利己心的。他們沒有放入利己心的餘裕，切實的忠實於他們的事業的時候，再沒有放入這類東西的餘裕了。有誰明白了空的無價值的不可靠的東西，却爲此而動心呢？優秀者看來，利己心是等

於兒戲。所謂愛人，就是聯結了一種非人不可的東西的事。是使人做向日的人的事。是用了自己的足，立在人類之上的事。是並不妨害他人的獨立，卻享受自己的獨立和自由，發揮自己的個性的事。是爲人類而活定自己的事。是當活定自己的一瞬間，知道那人是看見神的事。

在獨立者，自力之極便是他力。並不卑屈自己而能够順受他力的，便活轉了自力之極了。

說謊的，不忠實的，弄聰明的，壞脾氣的，沒志氣的，哄騙的，貪慾的，或討好於女人的，或惑溺於男子的，這等人的所以不好，就在不使自力活在正面，却都消費在日陰這一面。他們將看泥土來替代看天，他們將聽蛇底私語來替代讚美太陽。他們的朋友，是蚯蚓，土龍，百足

蟲，蛇，狐狸，鼯鼠，鴟鼻之類。飛在空中的，向着日的，於他們沒有用。起來罷！而且將那美的，有光耀的，自由的，力量湧溢的，真正的，忠實的，忍耐強的，真性的，有德的，有光的，都從正面看着而讚美罷！足在泥土中，也不爲意，而使花向着青天美麗的開放罷！

十九

竭力的從惡境遇脫出自己罷！竭力的向惡少賣時光罷！而且耐心的去尋脫出這地方的機會去！不要空費呵！

二十

對於可制裁的人，就制裁。  
然對於沒有制裁的必要的，應該給以自由！以自由！  
對地平線以下底人，制裁也必要的，但對於自己想走上地平線以

上底人，却以自由，自由，自由……

制裁愈少愈好，自由却竭力的多！然而能够悠悠然的存在的社會，可讚美呵！但如果自由不任於神，而卻是賣錢，那是那人底羞恥了，羞恥了，羞恥了！

然而現在底社會，可惜還沒有長成到這地步。

二十一

耶穌與人類在路上遇着。人類問了：

「你尋怎樣的人呢？」

「罪人與病人。」

「原來，我是正尋健全的人。」

兩人分別之後，在一條小街上很搜尋了一番。好容易尋到了一



個人。又遇着了。人類問：

「你尋得了麼？」

「只是一個。」

「原來，我也只見了一個人。」

然而看哪！那一個人，就是同一的一個人。

二十二

我正在尋求最健全的人。從內體的說，是真的，從精神的說，更加是真的。有精神健全的病人，可尊敬的病人，但精神腐敗的人，無論身體怎樣好，也不能尊敬。天才近於瘋狂，也未可知，然而並非單是瘋狂。是在或一點上，比普通人更加健全，至少也是更加發達的人。最健全的人，人裏面的人，男人裏的男人，女人裏的女人，這種人是

可讚美的。無論富翁，是貴族，怎樣的貧窮，是新平民，但若是可尊敬的人，便總是可尊敬的人，能够相互明白，携手去做事。不會不能够的。世界上所有健全的男女，若是奮立起來，合成一個，世間便成爲他們所想的情形了。

健全的人並非不犯過失的。然而愛正，憎不正底人。是尊敬那應該尊敬的人。他不是拔稻而種雜草底人。決不任鐵起銹而安心的。

靠勞動者之名而起的，勞動者也不能救。這表示有敵底存在。有全滅其敵的意思。但在敵手裏，有着人類底寶貝底一部。粉碎了那個，是不好的。靠人底名而起來罷！靠兄弟之名而起來罷！將我也當作兄弟，寄着罷，收容罷，決不是你們的敵人。用這樣的態

度，這是正當的。無論何人，都不能說是不服。不要強迫！一寸底蟲也有五分底魂。看輕那魂的，就成了看輕人類的事。

這樣說罷，「由人類底名，給與一切的人以平等的而爲人類勞動的特權。」

兩面都可以被救，兩面都能够握手。能相信這事的，就能起來，在現時，這信仰是要緊的信仰。兄弟們全不害怕，不相憎惡，能够談話底時候，正在到來了。不要照樣的相信過去的人們底說話！他們

的功績，倒是在使人類超過了他們而進行這一點。這感覺在中年以上的人，未必明白。然而少年却能完全明白這感覺。這有人類底生路。

一切的人，立於地平線之上。義務勞動，無代價的去做。因此衣食住也無代價，生病的時候，年老的時候，寬心的休息，自己的孩童，也能無代價的養育了。那種義務勞動，是竭力的使能够省力，而且縮短時間。並且在空閑的時候，去活轉個性，或活轉自己底趣味來。若是這樣，則貴族富豪，也都一定歡喜勞動了。他們的意志，有應該尊敬的理由。若懷着爲人類就喜歡苦勞的覺悟的，不要太看輕他！看輕他是不好的。

若有競爭心強，征服慾強的人，就應該單從使自己做優秀的人這一點上去戰勝；倚靠人數，由暴力與金錢而戰勝者，是卑汗的東西。比狐假虎威更卑汗。是恥辱。對於因爲想要做一個人而且竭力想要使自己做一個像樣的人，抱着這意志爲了兄弟們而站起的，是

有祝福的。然而若從憎惡復讐利慾心而起事的，便由同一的理由，要被復讐。只有懷着正者和優者底寬大的，人類乃給以勝利。

二十四

仔細的省察自己，自己是立於自己的足上底人麼？自己是地平線以上底人麼？自己是希望着萬人都到地平線以上底人麼？

仔細想啊！不是這樣的時候，便恥辱罷！而且應該曉得自己做境遇底奴隸和被金錢等等所制裁是沒有法。倘不願失去了榮耀，那便應該努力使自己做地平線以上底人。曉得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時候，那就應該漸漸的養力，使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

二十五

勿靠衆人！  
只靠正義，勿靠人罷！  
單去靠那支配萬人的東西罷！

有竭力避去手上染血的讚美呵！

二十六

人類立起來這樣演說：

『愛我呵！ 信我呵！ 看見兄弟姊妹的血，我是不願意的。 已經好好的准備了，雖不見血，也能大家要好的路了。 事情已經這樣，而你却無精力，懶惰，無智，糊塗，不信我，驅逐我到不可救的地方，直到緊要的時候爲止，還是坦然。 若到緊要的時候，方纔慌張，不到已經遲了的時候，就不張開眼！ 實在是使人忍不住的東西。 與其覺得可憐，倒反覺得發惱，想要說道隨你的便。 但相信我的，却安心就是！ 相信那尋出了我所准備底路的人罷！ 你們無論怎樣見聞，雖然總不相信，然而大勢是無論那一處總全照着我的意志而動的。 只有

準備得不好的小子們，不能順當的動。於是撞來撞去，不到互相撞着，總不肯熬練。然而尋出我所準備底道路的人，却實在是悠悠然的每天每天開拓那道路而一步一步的走。那種人雖然太少，而且看來似乎幼稚，貧弱，跟着這種人雖然以爲可羞，但是不能不跟他們所走的路。入我的門者，應該是羞恥手上染血的人。應該由兄弟姊妹之名而來。不可不是日常的勇士，日日悔改於心的人。又應該是注視我，大胆的去活轉那給與自己的自力的人。而且不可不是爲兄弟姊妹的緣故，能自己進去流汗於額的人。明白了麼？若是明白了，就相信我！

然而明白的人少，「不明白」的人多。然而人類是笑着。雖然可憐，也覺得快意。雖然

『因爲不明白而損失的是誰。能在損失以前醒過來的，是被祝的人。』

二十七

人類是曉得進，不曉得退的。所以注意極深的不使那前進過於快。對於忍耐不强的人，這世界實在是過於無常。幸福很不肯來。耶蘇也說：「爲我的緣故，忍到最後者，就得救。」但人類也說：不能忍到最後者，是可憐的。又錯認了僥倖與幸福，忘了謹慎的，也是危險。胆怯不行。以勇氣與希望，爲人類根本的着想，勞動到底的就得救。三年四年的堅忍，不能說是堅忍，「忍着不能忍耐的，謂之忍耐」這句話，是好的話。不失完勇氣的，跌倒了想再起來的，而且他那目標所指的地方，若便是神以爲好的地方，那個人就不錯。



二十八

人只是人。錯誤卑賤的地方都有的。自省起來，若只看見自己卑賤這一方面，人們許要背過臉去了。但同時一看別一面，人們就應該感泣。

卑賤的也是人。優美的也是人。高尚的也是人。人裏面，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無足取，但只要有一分足取，便得救。那個人能被愛，又有被尊敬的資格。只是不去悶殺那一分，就可以了。使其他沒相干，只將那一分生長起來的時候，那人就得救。

礦石之內，千分之一，含金的是不被捨棄的。千分之內，九百九十九是無足取的，但是只爲有着一分有用的東西，那石就不被捨棄。人的一生成也如此。拆開來，如果含着有用於人類的東西的，因此便

不爲人類所捨棄。

凡各人，只就其人所有的有用之物而得定價，是正當的事。但若有毒的，便自然應該受制裁。

去看人。人有着種種的東西。然而其中有着不能動搖的好的東西的，便被愛。因此而被相信。

自己不能有信用的人，是單有着虛僞的東西的人。是融通過於奏效，從此並不發生好氣息，却只是發出臭氣的人。那有點難於得救。

人們中間有沒有謎底人，和有謎底人。沒有謎的人，常在那應在的地方。是安心的人。雖然不够深，却是可愛，可信的人。謎的人有兩種：一種是有着非用美觀的鎖匙，不能開出的謎的；別一種是非

用污穢的鎖匙，不能開出的謎的人。前者是可尊敬的人，但後者是可嫌的人。不看錯這兩種的是賢者。

二十九

人與人中間的問題，是不能委棄了大家的人的性質而設想的。

對於可信者所說的話與不可信者所說的話，不給以同一的價值。即使說同一的事，從一人說出來的時候，雖然感激的聽着，若使別人說，就會想想：「好好的看着呢，決不受騙的！」發生問題，就在後者底時會。

只要真正通澈了誠意，如果是不說無理話底同伴，商量是容易的。有折扣，說的巧，就是給微微得點益罷，所以商量就難了。

有可信的資格者的一句話，要比沒有信用者底百萬句更有力。

而且實在有力，這是有趣味的地方。說謊或誘騙，反使事情爲難，更加弄薄了對於人底信仰。這是很不好的事。  
可信的人實在是有價值的人。

三十

「我是正在尋求着真正的人的。」

「那就先將自己做成真正的人罷。」

「不是真正的人，怎能尋到真正的人呢。只是自己還有着弱點。是怕死，容易惑於女人這一點。然而無論如何怕死，如何容易被誘於女人，自己總不能成爲不可信的人。」

「你被誘惑了麼？」

「是的！沒有被誘惑底素質，是可感謝的事。」

三十一

我已經過於進了歧路，也未可知。

總之手之所及底地方，若有果實，就想摘取。然而這感想的目的是

是不忘記的。

我不能承認人來做他物底奴隸的事。所要主張的，是人只該爲

自己之內的精神所支配。我的主張，是雖然爲人類服務，雖然對於

生命底神服務，雖然爲自己生活而勞動，但也只限於自己以爲然的

事。然而又知道要那樣主張，自己應該造成有那樣的資格。沒有

資格的人談沒有資格底事，是一想情願的人。我們不活過自己來，

便不能等待他力的。自己不盡力去做地平線以上底人，却想得到

地平線以上底人所得的特權，是意外的。我們應該要求正當的東

西。而且應該造成够到要求底資格。

自己使人討了厭，却教他人來愛自己，是說不出口的。做了失信底事，卻教人來相信，是說不出口的。造了謊，卻教人當真的做，是說不出口的。

自己並不勞動，卻教人當作勞動者一般的來待遇，是說不出口的。不做好的事，卻教人當作好人看，是說不出口的。我們若是做那一想情願的人，倒不如沒有生而爲人的好。

人生是很不合宜於一想情願的人的構成着，這是很可感謝的事。

三十二

我又是不能承認人來做生活底奴隸底人。人不可不生。因爲生活而棄却一生，却是打熬不得。單是因爲食而生活，却是打熬不

得。不可不生。

所謂生，就是支配於活在自己內面的精神的事。

是將在自己內面的東西，表顯出來的事。取自發的行動的事。

是聽自己內部底命令的事。是弄活精神的事。為要弄活自己的

精神，戰勝障礙的東西的事。因為要戰勝那些，我們先應該協力。

而且應該征服了生活。又不可不有餘力。

適當的勞動底時候，適當的過度的勞動底時候，以及這事並不超過或一界限底時候，精神反有時因此活的很强。然而勞動的太過，度是不行的。那時候，精神萎弱到肉體的內面去。像患熱病者似的，頭腦失了自由和自制，反覆的生出不愉快的妄想來。而且人漸近於馬，更成了沒刺激的無精神的東西。想賤賣自己的生命。從

太過度的勞動裏，不能生出健全的思想來。而且成了不優美的，不繁榮的東西了。對人生就沒有執着，想做慘酷的事。氣質就粗野了。

我反對過度的勞動，尤反對強制的過度勞動。那決定是不將人當人。這一點，更應該仔細的想。爲人類，爲人，那是可怕的事。

剛健的人，對於這事，到或一點爲止，也許能打通的罷。但那是例外的人。不過百人中一人，千人中一人。以這種人爲標準，去殺掉其餘的人們之內底人生，是不行的。

恐慌的事就從那裏發生了。

愛生命底餘力，是無論何人，都應當有的。使萬人的精神都能健全的活着，是無論何人，都應當盡力的。勞動時間底八時間制，爲要



使人像人起見，是必要的。倒還是過長，並不過短。而且對於爲了利慾而喜歡過度勞動的人，寧可加以制裁。作爲看輕了自己之內的人生底人。

這問題大家應該知道是經濟上的問題。

三十三

人不能讚美人底美德，是大過謬。那是表示人之還不能全成爲人的。卽不然，也表示那人所持底主義底徧狹。這以上也表示那人是鑽在某主義裏的服從性強的小人。或者表示那還不能完全打破利己心的殼。這事情是先前的國家主義者竭力的要將敵人不當人看的事實所表示，而在現在還從竭力想發生階級戰爭底社會主義者的末流表示出來。

然而人是人。完全的成了人時，人底美德，會春日似的照映他們，  
溫暖他們的心罷。

他們的偉大的先驅者，是足足的備着做人底美德的。而且更很  
寬大。即使他們的主義並非十全，却是適於時機的。

然而現在是時候已經過去，新的東西起來了。因為他們的思想，  
已經傳遍了鄉下，人類底目標已經又進一步了。

三十四

頭裏面常放着下等的敵，自己也成下等。專向着憎惡，復讐和利  
慾，還不如去做使人像人，從人心裏喚起愛來底事好。從愛所發生  
的，而以憎惡收場，是不好的。對於不離乎因為要自己想自己與他人做  
人這一個希望而做事的，我不惜呈上感謝和讚美。

可以復讐，而寬恕敵人者，那人可讚美呵！

三十五

去讚美像人樣的活着底人呵！去讚美人底榮耀者啊！於自己要忠實，不忠實於主義也可以；不要做不忠實於人底怪物，不要做使人背轉臉去的人！

人底忠實於自己，是極緊要的事。然而這自己若單為私情和利慾而動，是很醜的。那不可不靠着更加貫通人類的東西。這是不消說的。

三十六

經濟的事，想來別有適當的人罷。至於人的事，自己就該直前去做。

你是人罷。聽我所說的話！

三十七

去做可信的人！

去做只畏神的人！去做只聽神底命令底人！只是通澈了神而

爲「人」勞動去！若背了神，人實在只是羸弱的不可靠的東西了。

單是靠人的，不能不失望。人不是不死的。人的生命是脆的。

人又是冷淡的。無論怎樣有愛的人，那愛也有限。人的心，不是不

變的東西。容易被欺，也容易被動。

凡靠人的，不怨人的是很少。人是容易忘恩，也容易意氣揚揚，容

易得意，容易抱反感，容易起反抗底東西。昨日所尊敬的，今日却輕

蔑，昨日所稱贊的，今日却毀謗。

凡靠人的，不可不受罰。人惟有靠神的時候是貴的。別的時候，去靠人的是禍患，可靠的實在少。而且那人底心與生命，也不是不變不易的。真心也不是一定可以相通，願會見底時候，沒有可會見底人，願說底時候，沒有可說底人。當要緊時候，能在自己旁邊的是很少。

然而我們愛人，能够相信的，只在相通於神。是通於不欺，不滅，能喊得到底神。

嫌惡說「神」這句話的人呵！你沒有獨自一個在什麼面裏祈禱底事麼？知道了人底力是不可靠的時候，沒有要借些幫助底事麼？撞着自力沒有法底東西底時候，沒有想靠着什麼底事麼？沒有得着一種慰安的事麼？暗地裏作了惡的時候，沒有覺得有什麼看着

自己的事麼？沒有想對着什麼認錯的事麼？

又在歡喜的日子，沒有想對於什麼感謝的事麼？悲戚的日子，沒

有想對於什麼告訴的事麼？

沒有感到有不可見的，監視着什麼的事麼？

有感到的，就稱這個爲「神」罷！而且去親近這個去！從那里，必

能得到力，慰安與平和！

自己爲人們所誤解底時候，不是喜歡人們知道些自己的事麼？

以爲萬人錯誤，自己一人正當的時候，想到自己有着一個幫助的人，

大約是流淚而覺得感謝罷。蓋推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人愈高，

便愈覺得有支配自己者，要努力不去反背他。這是真的。孔子說

過天不棄我。蘇格拉底斯重代孟之命而就死，耶穌從天父底心而

背十字架。這是不能靠着比神更不可靠的他物的人們當然所走底路。

像這樣的人，就神一般的被信用。因為那是不能出於神以外的人，即使出了，也不能不就回來的人。這種人是實在可貴的。那人，曉得無論怎樣的誤解和罵詈，總不傷損自己，雖然被人說了怎樣錯誤的事，而且萬人都要相信了，他却總信着自己最後的勝利而能安心。不會不安心的。因為與神在一處。這種人是相信着可信者的人。是靠着可靠者的人。可怕的是，藏着內疚的事。因為這容易從神離開自己。然而除此以外沒有怕了。不怕人。只想着人底事，就可以了。而且無論到什麼地方，只要照自己所信的活着就是。沒有顧別的必要。做事和說話，都是內省不疚的事，就可以

了。他是自由底人，然而不是做那應做的事底人。人不可不專注於這一點。

三十八

然而不要將這事希望他人。竭力使他人成爲幸福的人的做去罷。對地平線以下底人，不可忘却憐憫，同情，鼓舞和制裁。對於境遇不好的人應該從真心去祈望他境遇的好來，對於肩仔過重的人，應該分担那重荷，或者給他適當的休息。而且尊敬那堅忍心強者，普通以上的自己前去勞動者，戰勝困難的事業者，思慮深者，敬神而想從神的心而生活者罷。

三十九

不尊敬那可尊敬的人，是使人類墮落下去。可貴者與可賤者，同



一看待底人，也是使人類墮落下去。

優良者與惡劣者同一看待底人，是使人底向上心衰弱下去。

對人有同情者，是好的。能留心的也好，然而將地平線以下底人，與地平線以上底人同一樣的待遇，是不行的。

地平線以上底人，給以自由就好。他們是自由民。任他去做自

己想做底事就是。這樣辦，是合於人類底意志的。然而地平線以

下底人，總有達到地平線底義務。倘使不能，算不得是整個的人。

然而那人倘在什麼方面，做了對於人類有用的事，那時候，那人就能一跳做了地平線以上底人，而得到尊敬。

地平線以下底人，固然也應該要吃，要穿，要住的。他們在理想的社會裏，雖免了這憂慮，但也不能不滿足於寡薄的供給。若特別的

借着地平線以上底人底幫助，又作別論。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裏，還做些有用於人類底事，那便是可以誇耀的人；但若壞了那事，便做不到一個人，而歸於朽腐了。那是人類底真正的食客，當作不盡義務底人而受不好的待遇，也沒法的。

無論怎樣時代到來，人總做不到平等的。人也做不到理想似的公平。免不得有些人運會好，有些人運會不好。而且生來的性質，也有運不運的。然而將來的人類，總要比現在更其依着真價去定價值是的確的。有用於人類者，比無益於人類者更被優待，是當然的事。

像在藝術家，實在很有高下似的，一般人也有高下。在物質的一方面，那高下底差，想要比現在減少得多罷。而且公共的東西，一定

更加完美。然而從精神的一面，勞動的一面說，那高下許要比現在更分明，定價更嚴格。而且錯了定價者，比現在須要受更嚴的非難罷。

勞動底人，要被尊敬。

不說不平，只是盡力爲人類而生活自己者，要被尊敬罷。

爲兄弟們而辛苦者，要被感謝。

凡勞動，在以金錢決定價值之前，要以道德決定價值罷。

優良的人格者，要被尊敬。

思慮深者，要被尊敬。

使人心高尚起來，勇往起來者，要被賞讚。

發明有用於人類底東西者，要受賞罷。

名譽比現在更鄭重。

人要受使精神從內面活過來的教育，反對的要被攻擊罷。

但正義是支配名譽心，愛支配正義，神支配愛。

盡力的使這樣的時候會到來者，可讚美呵！

四十

我們兄弟都分離了站着，所以是無能力者。若是我們由人類底名，集會了同一目的的人，能够合成一个力量，我們就不是無能力者；我們成了巨靈，而且能够將自己的意志，活在這世上。抱着同一的目的，最健全的人，若不靠暴力和金錢，卻靠着正義，愛和愛人底生命底真實，一齊起來，度那最近於我們所要求底生活而生活，這事便決不是不可能的。

我們若能聚合了分離的兄弟們，則在這世上的什麼地方築起合理的社會來，到那舊屋倒塌為止，去備着可住底新屋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在這確信之下，就造了「新村」。一切的事還算順手，但我着實想，最要緊的是人。只要有好人，便會有有趣的事。反之若是出了惡的人，村內無聊的紛紜，便不絕了。無論到了怎樣的時，世人如果不變好，一定要發生沒趣的事。制度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變換的。然而聚集了好人，合了一了力量，却不容易。私慾心強，野心強，好安逸，貪快樂，不想到他人底爲難的人，倘使混了進來，便什麼事都做不圓滿。反之，若有正當，真實，不做卑汗的事，愛正義而不惜身命的人，那事情就做得好了。

制度仍照現在，也不行的。然而人也要緊。不可不出來一種好

人物。若是好的人出得很多，世界上不知成爲怎樣的有趣哩。

我願意一生讚美好的人。與其擔心於惡人，不如擔心於好人的不出來。

出一個二宮尊德，便幾萬人能得救，出一個孔子，便幾千萬人能得救，出一個耶穌，便幾億底人能得救。惡人的影響，比起那個來，不算什麼事。至於損害人命這一點，却不知道是如何，但在人類底精神上，沒有多大的影響。

總之，正當的人出來罷！思慮深的人出來罷！眞明白神底意志者出來罷！若不然，太寂寞了。太難受了。我在現代，是有着過多的好朋友底少數中的一个人。但出的更多更多，也無妨的。新村底事業，他只靠好人增加而生長起來。

即不如此，我是靠神的人，心底裏是安穩的。但是要歡喜。

倘使各方面底好男子，好女子，大家出來，爲要將這正當的事業，更加正當的緣故，獻身的去勞動，這事就愈加生長起來了。只是有可怕的無聊的男女進了村，新村底紛紜竟登到新聞紙上去，然而新村底生長，因此而受阻害，事業是太正了。這地方，正使那正當者，熱心者，真實者，思慮深者，勞動者歡喜。人底定價赤裸裸的表示出來。沒有法子欺騙。

真心悔罪的雖然被恕，欺騙的却不被恕。我靠了因爲畏神底意志，堅忍的儘去做這事業，靠了不怕誤解罵詈和曲解，在確信之下而進行，想一定給人類見些效果。然而在這里，不必多說新村的事罷。我在這里，只要讚美地平線以上底人，祈禱這樣的人便是多有一個

也好就够了。

四十一

可怕的事起來了。正在起來。今後也要起來罷。人頗有着產生不幸與慘事底傾向。顧看自己之前，先起不平，對他人底缺點容易注目，容易發怒，容易輕蔑，而且容易感到侮辱。不成爲無恥而能忍耐的事，是很困難的。現在的人底關係，是被金錢支配着，然而精神力強的人，也並非沒有戰勝這事的。但大多數的人，都太辛苦，過於勞動，過賣時間，活的太疲乏。照這樣，總不會安穩的。他們想用了暴力，蹶然的起來，是自然的事。他們只要一致，那暴力便無論何人，對敵不得。然而勞動者得了勝利底時候，他們倘不歡歡喜喜的自去勞動，他們就不能不受新暴力和新壓制了。倘不是有誰，而且



是多數底人去勞動，世界就支持不住。所謂爲人類爲兄弟姊妹而勞動底精神倘不強盛，便不能從這世上去掉制裁。那壓制底方法，倘使人更近於機械的，那就更不堪了。束縛人底自由，也難堪的。

總須到處都是像人樣子的纔好。想效果之前，不可不先想到「人」底要求。這一節，是很困難的。倘若明白了這一節，倘若能尋出了實在適於人底居住的社會制度，而且明白那可能的點，人就會自己進去的。若有不進去的，那就是不忠於人的自利者了。然而現在多數的人，於那一點沒有明白。人們之所以不安，害怕，也非無理的事。

在現在，倘若儉約的勞動，等候好機會，而且只要有了金錢，則走進自己所喜歡底生活，雖然孤獨，雖然覺得於心不安，受人憎惡，但也並

非不能有這希望。

但一想到不可不依着用了錯誤不堅定最不能動的器械的人生觀所制定底法則而生活，也是難堪的事。那是像逃不脫的牢獄生活一般。自己一輩的職務，整然的規定着，甚至於學問，結婚，孩子之類的事，也要受政府的規定，可是難堪了。還是地平線以下底人的時候，受制裁也沒法。但出於地平線以上底時候，人應該許以自由。而且怎樣的人是地平線以下，怎樣的人是地平線以上，却不可不用法律規定了。

就這方面而論，我給一個簡單的暗示，以結束這斷片的感想罷。

四十二

我再說：

下列的人，是地平線以下的。

不前去盡自己的義務者，只要能偷懶總想偷懶者。

妨害他人底事者，加害於他人者，妨害他人底獨立者。

背信用者。

想自己通用於真價以上，做不正者。

加重他人底負擔者。

小同盟和其他的勢力，做不公平的事者。

貪不當的利益的者。

並無實力，却鳴不平者。

一句話，就是害自己他人底獨立者，無獨立資格者，使他人爲難者，

不做自己應做底事者，亂和平者，害公益者。

這等是地平線以下底人。

四十三

此後是地平線以上底人。

自己前去做自己的職務，不妨害他人底事業，不使人爲難者；雖以正當的理由停了做事，却不懶惰者；做了應做的事以後，若有餘力，還常想爲兄弟們勞動者，忌浪費，想做人類的光耀底事業者。

一句話說，就是不妨害自己他人底獨立，不說不平，前去做應做底事業，尊重他人底個性，愛憎不動於心，判斷了然，評論正當，若有錯誤的事，真心羞恥者，祈望人類兄弟底幸福，尊敬那應該尊敬的東西者。這等是地平線以上底人。

四十四

然而這裏有第三種人。

那是超越了義務底人。

這有兩種的區別：一種是生理的不能盡其義務底人。

他種是有可以不盡普通的人底義務的特權底人。

前者裏面，孩子，老人，病人，廢人，都在內。這種人無所謂名譽不名譽。有着優良的心，慾望少的，便被尊敬，又被愛。那種人，大約也在所許底範圍裏，給兄弟姊妹們勞動爲樂罷。

後者是限於有名譽的人。有優秀的技術者，有優秀的思慮者，做了優秀的行爲者，優秀的人格者。

這是限於做了比規定的義務更其偉大的事業，服務於人類底人。是千人裏一人，萬人裏一人。

在免去義務底人裏，也有免去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和全部的人。後者就是被萬人當作優秀的人而受待遇。

四十五

事業有各種。任各人底選擇。人所應做的少的事業，能增加特權。反而更繁雜其資格。

盡義務，是名譽的事，人却不喜歡這名目。然而真的人，覺得與其張揚權利，却還是靜靜的盡了義務更爲快樂。

盡了義務，方纔快樂自由。心纔脫出了內疚。得盡義務者，是應該感謝的。

現世有能够覺得真盡了人底義務的麼？沒有那自覺，我們的心就安穩不得。

義務是可讚美的。義務這一句話，是有着單是聽到也就奮立起來的權威底話。厭惡義務這句話的，是末世的人。

我們應該再使這句話成爲有權的話，能盡那義務，就覺得光榮和感謝。而且不盡義務者，不能不羞。

我們做人底運動底第一着，是盡義務的事。

使我們去盡「人」的義務呵！使得去盡這事呵！

這應該當作新的運動底金言（Motto）。這句話裏，決沒有卑屈音響，也沒有貪慾底音響。

使我們去盡人的義務呵！

我們爲做「人」而勞動，爲盡人的義務而勞動。那是不辭的。要辭底人，是可恥的。

神呵!

使我們去盡人的義務呵! 而且使兄弟姊妹,得脫過度的勞苦呵!  
給能够生出好人底樣子,到處注以日光和空氣呵! 使得出於地平  
線以上呵!

人不能得與人相當的待遇,是恥辱的事。

使成人呵! 使盡人的義務呵!

而且只在這上面使得到自由呵!

(一九一九,二,二八)



## 現在的勞動和新村的勞動

我前幾日到我孫子去訪友的歸途，坐在火車裏，那火車很耽延了到站的時間，我覺得有些焦急。然而自己是坐在最前面的客車裏的，在那機關車中，火夫拚命的做事，那石炭的火星，閃爍的照到我眼睛裏來。這時候，我便覺得抱着不平，是非常對不起人。他們比我們辛苦得許多，一定渴望着火車快到，早些得到安樂。一面想：不和他表同情，倒反不平，一面又想：倘如在新村裏怎樣呢？倘在新村裏，我們想到那兄弟們底苦痛，大約要覺得自己抱着不平的事是對不起人罷！平常，倘在路上遇到糞夫，一定以為臭，以遇到討厭的東西，覺得不愉快。但在新村裏，看見兄弟們前去做這樣的事底時候，只

會歡喜，不會覺得不愉快。臭是以爲臭的。但愈以爲臭，便愈想到兄弟的事，覺得這以爲臭便對不起人。然而現在的社會裏，對於勞動者所做的苦工，不但不覺得對不起，反以爲他們做事不熱心和懶惰，而抱着反感。無論乘電車，乘火車，倘若耽延了，就生反感；不特沒有同情，倒是懷着不平。即便誠誠懇懇的給勞動了的時候，也忘了感謝他而視爲當然的事。以爲勞動是當然的，並不以勞動爲美德。那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爲那些人並不是真正的優美的活動着精神而勞動。精神並沒有動，只是不得已的，而且挾着一種反感底勞動。因爲不是對於人類的愛，對於兄弟的愛而發生的勞動。倘使這是真因爲從懇切的真心發出的勞動而辛苦，我們就可以當作人類之一分子而尊重他的美德。事雖如此，受了一樣的辛苦，若不從

真心發出，就不能受尊敬，反而被輕蔑，正屬平常的事。

倘在新村裏，誰也做不來的苦工，倘有兄弟們中底一人自己上前去做，我們對於那兄弟就不知怎麼樣的感激了。就眼裏含着淚，感謝那爲兄弟爲人而勞動的事了。

現在底世上，這樣美的事，還是不情願做而又不得不做。而我輩這些人們，都靠了這樣不情願做的事而活着的。倘使那些人都放下了不情願的事，不願做的事就不做，現在世中底一切機械就怕都要停止了。

他們真有了爲人類而勞動底自覺，這纔生出所謂尊敬來，而且成爲美德，成爲榮耀。

人中間並不全是善人，對於這種人們裏面的或人，制裁也當然是

必要的事。人類還沒有生長到制裁成爲非必要的程度，然而真有着美心的人，倫在使這活起來的時候，沒有觸到真心而便消滅了，却很可惜。在新村裏，這樣的事是沒有的。對於真有着爲兄弟們爲人類而勞動的意志底人，我們沒有不愛他的道理。而且那人如果有着別的兄弟們所不能及的熱心，貫徹了一件事的時候，我們也沒有不讚美他的道理。話雖如此，現在底世上不知道這樣的人有多少，所以我們不能讚美，也不能誇耀。那些人一面是辛苦着，一面是不懷希望而活着，而我們對於這種人，也不能呈上感謝去。

有像耶穌的心底人，被釘在十字架上，這纔能够讚美這十字架。要緊的事，不是苦痛是精神。不能真正的活轉精神來，只是不能不忍耐苦痛底人，現世上太多了。許多的人，是做了或一個人底奴隸

而活着，或者做金錢底奴隸，社會的奴隸，及其他什麼的奴隸而活着，所謂照了自己內部的精神而活着底事，還是不能。所以雖然辛苦了，他的美點，却終不能到活過來的機會。現在的世上，太不給人可以活轉這美心的餘地了。我自己，在未行新村生活之前，雖然動了自己的美心，却終不能使他活轉。不知道要做怎樣的事，纔有用於兄弟們。明明有着要活轉那些心的心，又有着活轉他來的力量和時間，然而終不能活轉他。我想諸君也一定有過這樣的經驗。

倘諸君中有能在現世上真爲人類爲兄弟爲「人」而勞動的人，這樣的人，便是幸福的人，對於這等人，或者沒有新村底必要。然而我呢，都做不到；非但做不到，倒反覺得這做不到却是真的一般。在現世上，倘想做些什麼於人有用的事，即對於別人的生活路上時常有

妨礙。幾乎完全爲金錢所支配，沒有可以養活美心的餘地了。所謂爲兄弟們而勞動者，變爲和兄弟們競爭，變爲壓倒兄弟們的意思，自己底利己心，容易受想要混在那裏的誘惑。在現世上很懷着美心的人也有罷。然而那些是在中途便消滅了。那些寶貝不能活起來而完結了。嫩芽的時候已經凋萎了！這事實在太可惜！倘使美德真得到生活的機會，而且能觸着人心，我們便不知道要快樂到什麼田地了。

然而在新村裏，爲兄弟們而勞動的事，實在很容易；爲自己一人底利己心而勞動却反爲難。然而爲兄弟們而勞動是做得到的，而且爲兄弟們勞動也就是爲自己勞動。爲自己一人而勞動不是美德，爲金錢而勞動也不是美德。但爲兄弟們的勞動，就是爲自己，爲自

己的勞動，也就是爲兄弟們——這事合而爲一的時候，便感到連美德都超越了的歡喜。得到心底和平。

現在的新村還很小：男子十七人，女子六人，孩子不過三人。（譯者按這是一九一九年二月的事，現在一共有四十多人了。）現在的勞動，不過是農業。然而我們也感得是爲兄弟們而勞動。這也給我們以服勞於使我們做這事業者底感想。這也並非說經上，也給我們以服勞於使我們做這事業者底感想。這也並非說經常有這意識，但良心是滿足着的。間或也有窘的事，苦的事，然而這暫時雖然奪了我們的勇氣，過了一刻，却振作起更強的勇氣來。懸想到倘使這事逐漸的發達，全世界到處都有新村，那時候，我們和那些人協了力，都有爲兄弟們爲人類而自己前去做自己應做的事底自覺，那真不知道我們底歡喜和榮耀，比現在要加上多少倍了。

我們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然而確感得自己的道是不錯的！  
在這一點，我們能够確實的抱着希望和愉快。

而且增加了逐漸進行這生活底決心。

假使到處有了新村，我們便無論到那里，都可以感到遇着兄弟們的快樂。無論到那里，可以爲兄弟們勞動而且能讚美那勞動。兄弟們底真心活過來的時候，我們能直接的觸着。眞爲人類爲兄弟們而辛苦了的人，不爲許多人所愛，是不自然的事，是可惜的事。我們這些人們倘使天賦的最美的心終於不活，也實在是可惜的事。只給與極少數的人的寶貝，倘使終於不活而死，則生而爲人的價值，還能在何處尋求呢？

我們姑且這樣想，既然生而爲人了，是要抱了希望，到處使這東西



活起來，而且感着生而爲人的一種歡喜而後出世的。那里會有不是這樣想的人。我們爲人而真實的去勞動，而且切實的握着所謂爲人而勞動這一個自覺，生活下去，不是這樣希望的人，似乎不會有罷。真心的懷着這希望的人，倘使協力起來，這事不是做不到的，決不是做不到的。

但我們倘不協力，我們便是無力者，不能使這希望活在這世上。無論是誰，凡人都懷有真要爲人爲兄弟們而勞動的意志。但要使這意志活起來的時候，現在底世上阻礙物是太多了。如要打勝那個，我們協力便能成功，這一個信仰倘不堅強，是很困難的。

阻礙物先在家庭裏面。有不爲家裏的人所反對底人麼？家裏的人以爲不做世間奴隸，是非常危險的。不喜歡去反對風俗習慣。

我們不可不先打勝這一層！這一層在懷着優柔的心的的人，更不是容易的事！

許多人若不離了父母，背了兄弟，疏闊了最愛的人，便不能走進真正的生活。在現世上，無論懷着正當的心，美的心，倘沒有戰勝家庭的反對，世間的反對，便不能使這心活着。

最富於愛，至於說對那敵人也該愛的人，說是「我爲不拔劍而來的，」不能不含淚。

我所說的或者有不甚明瞭的地方。總之：在現世上爲人類而辛苦的人們是不被愛不被尊敬，只受着奴隸一般的待遇。雖然全仗了那些人爲人類去勞動，受辛苦，人類底文明纔得支持，但因爲精神，肉體，時間，一生一世，都賣了錢，而且並不是自發的，所以他們雖然辛

苦，却是當然不得受的苦，不能算爲人的榮耀。那些人們，只要有金錢，就不勞動的。並不是自己要弄活美心而勞動，是機械的或勉強的勞動。所以雖然負了重擔而生活，終不能弄活那美的精神。這事在現在，是當然之至的事。然而這事果是當然的事麼？新村底精神一普遍，勞動就成爲自發的了。即使入了新村，懶惰的仍然還是懶惰的，不愛平和的也仍是不愛平和的，好逸樂的也還是好逸樂的，應該受制裁的也仍有要受制裁的事。然而以美心要爲兄弟們真誠的勞動的人，是什麼時候都可以勞動。在這里並不是爲金錢而勞動，是爲人類爲兄弟們勞動。在這里愈是勞動，愈是辛苦，便愈被當作曾爲人類爲兄弟們而勞動的人而愈受感謝，愛，讚美，和體恤。在這裏利己心不會滿足，而美心能滿足。我在入新村以前，便想爲

兄弟們服務，也不知服務之道。然而現在知道這道路了。只是覺得自己的力量不充足，但能以所有的力量爲兄弟們勞動，是感謝的。那時我覺得對天地而無愧色！

不願做雖然勞動而不能如意拿錢的人，以及不能成富翁的事是不做的人，不是向新村生活走的。但倘有只要得到生活的保證，便願意爲人類爲兄弟們服務的人，便知道新村生活底正當罷。在那裏勞動是個人對於人類所盡底義務，也能更做義務以上的事，而且能營和自己心裏底美的程度成正比例的生活。生而爲人却不歡喜這事的，是看得自己太卑的人。自己底心純粹底勞動的時候，我能從心底裏感得歡喜。假如自己一人到田野去勞動這時候，倘若自覺到並不以自己比兄弟們多勞動而起不平，別人不看見，也並不

介意纔是有益於兄弟們的事。於是以謙遜的心勞動着。那就自己和神在一處了。神來和我一處勞動了。又我和兄弟們合爲一心而勞動的時候，兄弟們的熱心和自己的熱心合而爲一底時候，那就有神進而和我一同勞動了。嘗到這歡喜的時候，我們就不以爲人生是無意義。覺得人生的確有什麼東西在。可以想到自己底一生有着什麼益處。這歡喜是現世上底勞動者所嘗不到的。現在的勞動者，不知是否真懂得所謂兄弟們這感覺。因爲不平或利益，也許做到一致的事。然而要以歡喜以感謝，真實的協了力，活着自己底精神，而又做着事，便是除了向新村方面走去的人們來做之外，沒有別法了。

名，無論如何都可以。總之：我們在自己前去爲兄弟們負擔重任，

自己歡歡喜喜的去盡義務，以自己的意志去服務的世界裏，勞動纔成爲可讚美的精神的表現。又因神底名，因人類底名，因兄弟們底名而勞動的時候，我們底真心纔和兄弟們底真心相接觸，可以感得真心相接觸時底真正的歡喜。只有這歡喜能在辛苦的勞動中，生活人底精神，與人生以希望。這樣一來，我們纔能以光榮去保持文明；不必犧牲他人的血汗，却感謝讚美兄弟們底美心底表現而生活了。

我底說法，或者不十分透澈。然而我所要說的話，恐是人類大眾要說的話。

我們對於不能弄活自己底穢心的事而有不平，是羞恥的。反之，若不弄活美心，也應該自己羞恥。即使新村的精神普遍了，倘我們

成了惰性，放恣了利己心，也仍然不能不受罰，而且還可以說是現在這種法律反而寬大呢。然而我們不得不爲「人」而望那事的不寬大。我們想：自己成了下等時，便被卑賤；好了美了勤勉了的時候，便被尊敬的世界，是健全的社會。我們倘不希望這樣的世界的到來，是可恥的。

我所要說的，大約諸君已經明白了，至少也許有和我同希望的人，透澈了我所要說的精神了。在我呢，全不覺得我的思想有錯誤。這思想既然不錯，便不能不使這世界照着我們所希望的樣子走。

我們是人，是有心的人，是有自己的頭腦的人，爲別人所支配以前，想爲自己底理性和精神所支配的人。我以爲這倒是真的。倘以爲若不爲飢餓和貪慾所支配，又不爲暴力和金錢所支配，便不能維

持我們的文明，那不免太侮辱我們了。我們是有着爲人類做有用的事，大家自己商量，前去爲兄弟們，人類，人底尊嚴，自己去做所必須的精神和覺悟的。反之，侮辱人們似的事，是不願做的。但倘是人底榮耀的事，去做的，所以主張應該除去侮辱人者，奴隸似的待遇人者，而使「人」來做主。我們的確不願殺掉自己底精神。

願意活着自己底精神而做事。願意爲兄弟們爲人類而勞動。這纔勞動成爲神聖的事，不勞動是可恥的事。現出勞動底義勇兵和決死隊之類來，以名譽去做有名譽的事。

使被苦而且被辱底人，從這世上消失；因人底名，前去受苦；希望有名譽底人出來。誰能說這是錯的呢？我們底事是不錯的！想來是神和人都認爲不錯的事！

(一九，一一，二三)



# 未能力者的同志

登場人物

先生

A

B

X

僕役

時

一九一四年秋

寄宿舍底一室，十七八歲底A，眠在床上，枕邊放着藥瓶，也放

着水菓。早晨。日光從窗門照到A底身體上，A默默的張着眼，正想些什麼。先生（三十二三）登場。A起身寒暄。先生明白應對。」

先生 睡着罷。

A 多謝，已經好了。

先生 沒有熱麼？

A 是的，已經沒有了。

先生 （將手放在青年的額上）幸而好得快。啊，今天靜着罷。

A 是，多謝。

先生 已經恢復了罷。雖然昨天像是難受。

A 是的，昨天覺得像是沒法可救了，今天却是已經恢復了，有些想

要起來了。

先生 起來，也沒有什麼嗎？

A 還有些頭暈。

先生 還是睡着罷。

A 那就失禮了，(少停)昨天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先生 怎樣的呢？

A 朋友來通知我，德國攻進日本了。於是聽到鎗聲，以為已經攻到東京來了。噢了驚想要逃走，但無論如何總是逃不動。那時就有許多人逃來，我正想和他們一起逃去，而那邊德國底兵隊已經到來，放着鎗追來了。我終於逃的太遲了。我終於跪在德兵的面前討着饒，這時忽而醒來了，遍身滿流着汗。一想到比利時

的或人竟是活活的撞着這境遇而死的麼，便不禁非常寒心。因爲不知道「人」是爲什麼生下來的道理，所以寒心起來了。先生也有過這樣的事麼？

先生 有是有的。我偶然也覺得「人」是並不爲什麼而生下來的。

其實我們雖然並不爲死而生，却也並非因爲不可不活而生。

正如在熟睡時，不意中被父母喚醒的一樣。來喚的既不知爲什麼來叫醒，被喚醒的也不知爲什麼被叫醒了。

A 這樣想起來，能不寒心麼？

先生 也沒有什麼寒心。便是你不也高興麼？

A 高興是高興的。但也因爲思想這樣子，有時也覺得淒涼哩。

先生 淒涼的事間或也有的，但這時「愛」就蘇醒過來了。覺得在

這世界上，好像只有淒涼的人。於是又想怎樣的安慰這種「人」去。

A 真的是都淒涼。

先生 因為大家都和死對着面。聽說蘇格拉底曾經說：「一經生而為人，同時也就受了死刑底宣告。」那是真的。然而我並沒有關在牢獄裏，有着愛他人底力量。

A 真是這樣的。便是我們，也覺得似乎有不怕死的時候。

先生 什麼時候？

A 像日本被外國人攻入了的時候。例如聽到京都大坂都陷在敵人的手中，我們的同胞被殺了，被辱了的時候。

先生 是的。所以便是革命黨之類，一到同志被殺，却更加奮勇起

來了。

A 在某國裏K君被殺的時候，同志中似乎沒有奮起罷。

先生 許是K君底愛力還太弱罷。而且殺法又來得巧。那在原

因上，是根柢還沒有深罷。然而那些事，因為給「人」底心裏以異

常的激動，所以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結果呵。

便是我之類，那時比現在尤其是愛國主義者，然而現在却也受着些激動了。

A 耶穌的十字架，彷彿很給人類以大激動似的。

先生 凡是被選的人，又知道這事實的「人」都不能不受激動罷。

因為對於人類現今還在煩惱的問題，耶穌是從根本上煩惱過，而且於此給了一個解決過的。

A 耶穌的教能够實現麼？

先生 在我呢，以爲不能實現的。這樣說雖然覺得有些可怕。

A 先生是反對戰爭的罷。

先生 大概是反對的。

A 這回的戰爭呢？

先生 大反對。

A 爲什麼不會反對呢？

先生 因爲在我自己裏面，還沒有反對所必須的威權，（稍停，）不知不覺的說了這許多了，恐怕妨你的病，再會罷。

A 不，請再略說幾句罷。因爲我有許多不明白的事。

先生 我也是什麼都不明白的。

A 雖然如此，因為我聽到先生底話便很喜歡。

先生 既這樣，與其說我所曉得的事，不如說我所不曉得的事。你就將一生盡瘁於探索這事的將來。至於我呢，自然也思索。

A 我能成就這種事業麼？

先生 能的。即使不能，你也是一個不能不想的「人」。

A 我是常被父母叱罵，說是好想無用的事的。

先生 無論何處，無論何處，堅忍的去想那似乎無用的事底人，在一國裏，寧在一民族裏，至少須有十來人。這些人應該傳人類底意思於民族，傳民族底意志於人類。

A 那十來人中底一人，我可以做得到麼？

先生 倘我的意思沒有錯，是可以做到的。只要能堅忍，只要想做



到。

A 先生。能做到的，一定做到。

先生。想做到的，一定做到。

A 先生，一定做到。

先生。我所認識的人裏面，可以做到這樣的「人」的，只有你和你的朋友B君罷了。

A B君也做得到麼？

先生。只要有意志，

A B君如果聽到了這話，不知道多少高興哩。決計二人都做到了給你看。

先生。並不是容易的路。雖然是勝利的路，但勝利是並非這樣的容

易得到的。

A 堅忍和執着，決不遜人。也用功去。

先生 要常常在人類底立腳點想事情。如機會好，便站在自然的立腳點上。然而愛若不強，是無效的。此外又不可不知「人」底  
憐恤。

A 應該讀怎樣的書纔好呢？

先生 願意讀什麼書，去讀就是了。

A 先生是讀了什麼，得到自覺的呢？

先生 托爾斯泰底書，讀了托爾斯泰底書之後，便覺得自己這樣活着，好像是罪人，「能爲善而不爲是罪惡」這句話，成了當頭棒喝了。似乎別人底不幸，便是自己的責任了。似乎自己底一言一

行，都行於不合理的令人不幸的法則之下了。從心裏覺到我們這樣悠游的生活着，便是強他人以過重的勞動所致的。我知道自己的生活是可恥的了。

A 怎樣做纔好呢？

先生 那正當的事，我是不知道的。

A 托爾斯泰說怎樣做纔好呢？

先生 說是捨了財產做農人去。說拒絕當兵，反對土地私有。說愛敵人，不要反抗來殺自己者。禁酒，禁煙。肉食也禁止的。色慾如有背於人類底愛，也禁止的。並且恕他人底罪。然而已經不很記得了。

A 先生對於兵役怎樣想呢？

先生 我對於這問題底思想，是可恥的。

A 怎樣的？

先生 說被徵了便去。且說如愛，便愛同人。

A 如不能愛呢？

先生 不愛也罷。只叫心裏所有的愛不要溢出就是了。

A 對於戰爭呢？

先生 也是不得不去便去罷了。然而如有機會，須活過自己底愛

來。我不以現世的制度爲善。然而還沒有知道怎樣的制度是

好的。是說大家各養其力以待要緊的時候。靜靜的待着機會

去。如果要緊的時候一到，從容的去做那要做的事去。假如此

地有兩個互相戀愛的男女罷，然而爲了一種什麼力，將二人的相

抱障礙了。這時候，二人大約是不失時的待着相抱底機會罷。

我說的就是——一見到那機會，便不失時的打倒了那阻礙。我所期待的，是向着或一種理想，從一切方面，那力量都緊張起來底事。

爲蓄養那些力量起見，我所以想暗暗勞動的。建立神國於這世上，是自己表現的最終的目的。爲什麼呢，因爲神國是在大家的心裏的。

A 沒有的人也有罷。

先生 即使並非出於有意識，却大家都懷着渴望的，不懷渴望的，是不具的人。然而人們，還沒有生長到這地步。而且最壞的，是大家胸中所抱的理想境都污穢着的事。第一從我起，就懷着污穢的空想。當了青年人的面前說，似乎很可恥。大家都希望不

勞動，而且希望奢侈，而且想不以「人」似的去待女子而得快樂。一方希望玩弄，一方又脫不掉嫉妒。這樣過日子的人，還有爲了嫉妒，不惜自己底生命，想去殺他人。現在我們的理想境裏，男女關係彷彿是淆亂無序似的。大家還不以喝酒和胡說爲恥罷。如有人說那些不是真幸福，大家就在心裏嘲笑他罷。而且「太傲慢，去辦他」這一句口實，還是使大家直至捨掉生命的前去爭鬪罷。無論何處底國民，倘有了戰爭呢，還怎樣呢的問題，政府裝着有意似的臉，叫道，「戰爭麼，平和麼，」便即刻發狂一般的叫道，戰爭戰爭！所謂戰爭之力，超出了自衛以上了。

A 如此，怎樣做纔好呢？

先生 那是你應該自己去解決的問題。我們不可不在人底心裏，

種上些愛去；不可不除去無謂的誤解和恐怖。而且應該使各人自己底心理，明明白白的描出神國來。

(僕役登場)

僕役 有信來了。

A 信麼？

(僕役將信交給青年)

A 失禮，我看一看信。

先生 請。

A (對將退場的僕役說)對B君說去，倘沒有事，請到這裏來一躺。

僕役 曉得了。(退場)

(青年讀信)

A (出驚)先生，C君說是戰死了！

先生 真的麼？

A 真罷。這樣寫着。

先生 可憐之極了！

A 先生，C君是爲什麼而死的？爲國家麼？這回底戰爭是爲了

國家麼？

先生 C君並不是抱國家主義的。對於這一次底戰爭，至少是不贊成的。這次雖然去戰爭，也可以不死而了結的。我遇到C君的時候，曾這樣說。C君也以爲在這一一次的戰爭裏，可以不死的。又曾笑着說：倘使這就死，那便超度不得了。

A 原來這回的戰爭，便是總理大臣也在什麼時候說過，並不是舉



國一致的事。舉國一致的事，本來是做不到的事罷。無論那一國，不見得沒有少數的非戰論者在裏面罷。

先生 當然是這樣的。

A 引起戰爭的是輿論呢？還是政府呢？

先生 你想是那一邊？

A 我以爲兩面都不能相信的。你又怎樣想呢？

先生 我和你一樣的思想。將應否戰爭這一個可怕的問題，隨隨便便決定的人，我是輕蔑他的。這一次底戰爭，我至少也當作無意味看。

A 在這樣無意味的戰爭裏，C君却死掉了！

先生 是的！

A C君不曾說若死了便超度不得麼？

先生 是的。

A 然而死了呵！

先生 正是呢。

A 覺得怕起來了。除了說沒法以外，再沒有法麼？

先生 是的。

A 有點胡說似的話哪。

(B 登場，對先生鄭重的作禮，然後對A)

B 你已經好了麼？

A 差不多好了。

B 這纔好。

A 聽說C君死掉了!

B 什麼? C君。戰爭裏?

先生 是的。說是成了名譽的戰死了。

B 真的麼?

A 說是真的。

B ……

A 怎麼了?

B 聽到這樣的話,覺得不喜歡活着了。

先生 爲什麼呢?

B 先生不這樣想麼?

先生 不這樣想。

B 不覺得淒涼麼？

先生 沒有到這樣的時候罷。

A 是的，沒有到這樣的時候。

B 我以爲已不是從容的時候了。

先生 爲什麼？

B 人是不能重生的。因爲C君並不是自己喜歡去戰爭。

先生 然而因爲做國民，不得不去的。

B 我們如站在C君的地位上，不得不戰爭而死，也未可知哩。

先生 那是怎麼說呢。

B 先生明明知道……

先生 然而你不是生活着麼？

B 偶然活着罷了，並不是必然的活着的。

先生 當然的。必然的活着的人是一個也沒有。都是偶然活着，而且偶然死掉的。必然的死掉的人，也是一個都沒有。

B 因此先生便能從容的活着麼？

先生 從容不從容是不知道，然而活着這一事却是事實。便是你，即使C君死了，也未必便去自殺罷。

B 因為就是自殺也無謂。

先生 是的，是的。

B 然而又不能從容的活着呢。

先生 是的，想從容的活過去，是太過分了。

B 先生，還不覺得寂寞麼？

先生 寂寞的時候也有的。

B 不覺得有不做些什麼事，便耐不住的時候麼？

先生 這種時候也未始沒有。

B 先生當這時候，怎樣做呢？

先生 就是耐心的想。

B 想什麼呢？

先生 一切底人都寂寞。怎樣做纔能幸福？

B 先生以爲怎樣做纔是呢？

先生 我還想不出好法子。然而自己現在能做的事是曉得的，那

就是使自己做正當的「人」。而正當的「人」底心，就是竭力的

使在我的心裏，能正當的看見自己底態度。在現在底日本，還沒

有照見正當的心底鏡，一遇到日本文藝，我們就可以看見自己底不正來。不能不覺得寂寞。一切底人，雖然都想深知道自己，然而得不到站在鏡面前底機會。我正想做那個鏡；而且想成爲正當的人底歡喜。我已經和許多正當的人做起朋友來了。世界上正當的人是很多的。然而這種人覺得孤獨，似乎自己是用不着的人，似乎在現世是不中用的人。父兄也以這些觀念教導他。然而正當的心是渴望着正當的心的；而且一觸到正當的心，便感得非常的歡喜。太陽能引出一切顏色的美，正當的心也一樣，能用了歡喜，叫醒一切正當的心來。在這一瞬間，我便不覺得寂寞，歡喜得眼裏流淚，而且渴望着一種不知道的東西。現在我的心並不寂寞，只是一想到C君底事，却覺得有些異樣。然而耶穌曾

經說過的「使死人葬死人去」這句可怕的話，出於已極充實，而且很感權威的耶穌的口，是自然的事。我們因為覺得對於C君底愛缺乏，照見了內心的不完。而且現在也沒有硬來要求我們去做底事情。心裏的什麼處所，總有空虛的地方。想要生出權威來，又總是不能生出。我們的寂寞是在於無力。與其說寂寞的罪在於生而爲人，倒不如說在於自己的心裏有空虛的地方，說是因爲力有衰落底地方，却是真的。

B 這樣說來，C君之死，在我們全沒有什麼嗎？

先生 在C君是很可惜的，在愛C君的人也可悲的，然而自然却命令我們對於他人底死要冷淡。每日不知道死去多少人。倘將這些的死，都像自己親人的死似的悲傷起來，這世界便成爲哭泣



世界了。不成爲生活的世界了。大家都不能歇了自己底的事業的。

A 先生，然則我們一想到不得不去戰爭而死的時候的事，豈不寂寞麼？

B 是啊，我說的也是這意思。（涎臉似的）先生却含糊過去了。

先生（微笑）並沒有含糊。倘你們很覺得這不安，而且以爲戰爭存在的時候，無論如何總不會有活着的好處，則我敢歡歡喜喜的說你們是能爲真的和平而勞動的，我國最初底人。像醫生有各種的專門一般，社會的病症，也要各種的專門。對於根本的不正的怒，和對於可憐者的愛，這一點或者是一樣的罷，但如費一生於勞動問題者，費一生於女子問題者，和爲平和而費一生者，這些在

根本上雖然是同一的，但倘沒有到專門的地步，便會生出莫名其妙、討厭的種種實際問題來。像各人的關心於自家底事一般，勞動者便於勞動問題，女子便於女子問題，和討厭戰爭的人便於和平問題，都一步一步的深入而解決他，是必要的。

A 先生呢？

先生 我正想做一件事，是能够給與對於一切底人的愛和執着，以及活出自我的力量來的。

B 先生狡猾呵。

先生（微笑着）爲什麼？

B 因爲單是想做和麻煩的實際問題不相干底事。

先生 此許如此。但却不覺得這還與實際問題不相干。但我要

指出那不與實際問題相干，便不肯干休的人來給你們看。

B 那是誰呢？

先生（微笑但儼然的說）就是你。

A 是的。你。

（B臉紅俯首）

先生 你可以做到一個不狡猾的人。你不是生於像我這樣的無能力者底家裏。我是自幼以來，家庭方面和生理上，都強使成了想像的生活。然而你不是這樣。A君寧可說是我的一類罷。

A君是該研究文學底人呵。然而你是無論境遇上，生理上，都是觸着實際問題的人。就經濟上的問題說，我是無能力的。這一方面，你容易做一個泰斗。

B 先生是輕視政活家的罷。

先生 是的。不自由，意見不通，只有些便宜自己底意見底政治家，我是輕視的。他們太空虛，太無知識，太不知恥，否則便是傀儡師，是奴隸。雖然如此，而有許多地方，却比輿論還切實呢，因為並不是心神不定的。然而却是壞東西。最甚的是對於人類沒有愛。他們沒有被尊敬的資格。

B 然而現世所有的運命，却付託在他們的。

先生 不錯。

B 我正想監視他們底行動，從人類和國家底調和上去批評他們呢。

先生 那也好罷。

B 所以我想組織起新聞和雜誌來，我現在正尋着同志呢。

先生 在你這裏有許多錢，那樣做去也好的。

B 這樣一來，我便做論文，A君做小說，那時先生也給做一點什麼罷。

先生 做罷。

B 一看近來新聞底論說，因為太沒有力了，令人覺得很難受。便是講反對黨壞話底時候，也不成其為壞話。說得更厲害的方法，正多着呢。

先生 打算用更厲害的方法麼？

B 我以為對於有些對手，只要任意的做就是了。

A 有趣。你一做，那大概底小子們，許要在社會上受致命傷罷。

先生 不勉力是不行的。

B 自然這樣。我要派記者到日本全國去，也用偵探。因為我是一刻也不能靜的。勉力的做。集起一切的材料來；而且將這實現到實際問題上去。覺得沒有愛的人們太多了。

先生 你是一定要失戀一回的人呵。

B 爲什麼？先生。

先生 那因爲過於現世的了。

B 這樣的人，有一個也好罷。

先生 好是好的，但不至於過於破壞的麼？因爲因此造出敵人，自己也有了勢力，不至於被他捲進去麼？

B 因爲我要做的事，沒有勢力是做不到的，所以要招同志。然而

我不肯曲了自己底意思的。對於不正的怒和對於人類的愛是  
要想始終記着的。愛正當的事。不借正當的事來做手段。不因為  
要造勢力來戴起正義的假面具。不想用好話誘人來擴張勢力。

先生 這也因為要戰勝敵人的緣故麼？

B 不要緊的。我正感着人類底意志。靠着最强的東西。不做  
違反時間的事。我是想辦一個成為國民底良心和理性這樣的  
新聞。

先生 不想做議員麼？

B 像現在這樣的議員是沒有想做；但也並沒有不做的意思。

先生 只要不忘掉了要緊的事，那也可以的。

B 做真貨色底一氣。日本人從外國受來的誤解也去處理。  
倘

若能够，便和外國謀意志底融和。

先生 不要忙着得結果這一點呵。

B 不忙的。（少停）在前，先生不是說我要失戀麼？

先生 說的。

A 總之先生是想要說，在失戀以前，是和你抱着一樣的意見的。

先生 也許如此。

A 然而B君是和先生和我都不同的；既善於用人，能力的所在也  
不一樣。而且又有錢，又有着想做的事，便無論如何總要實行的

性質。B君正笑着現在日本底社會主義者所做的事。B君是

很明白現世所謂勢力底關係的。是既想做了，遲早一點，總要做

到的人。



B 總之，先生，我對於想要破壞的東西，是用白蟻一樣的方法的。還沒有力量，却從正面去攻擊，倒反堅固了敵人底城門，這樣的事，是不做的。

先生 是說不問什麼手段麼？

B 就說最先問手段也好罷。單是說時機沒有到，便不用堂堂的手段。只是靜靜的用功，直到自己的力量可以勝任的時候為止——這一點，就正如先生所說的。但先生只想着人的心的一方面，我却想着境遇的一方面。

先生 ……

B 先生曾經說：現在的貧民如成了富翁，就是富翁；現在的富翁，如成了貧民，就是貧民；就「人」而論，是沒有優劣的。那我雖然也贊

成，但貧富這一個問題，也不能輕易看過。因爲自己若想到沒得吃的境遇的時候，就要慄然的。到了那樣境遇，我便要雖只一錢也就貯蓄，竭力的圖謀快做自由的人罷。然而就貧富問題而論，却的確有如社會主義者所說的那些不好的事。

先生 那是便是我也承認的。

B 先生太寬緩了。

先生 與其說我寬緩，不如說我無力的好罷。我是等待着從他們的裏面湧出力量來。

B 應該再從外部去造些力量罷。

先生 還沒有這力量。

B 其實是還沒有這意思罷。然而也可以說先生與A君底神經

和我不同，過於精緻了。先生大約是想著永遠的事。我們疲倦的時候，一想先生，便能得到力量來。正如草上朝露慰倦眼似的。

A 草上的朝露，却有些淒涼呢。 B 君。

B 我的路是危險的路，不能做到也未可知的。因為必要這現世底勢力，而從先生和 A 君看來，在現世造出勢力，是既不能，也不淨罷。也許覺得獸氣，近於以惡除惡罷。先生所想的是，做夢似的要一切底人從現世裏脫出一個，脫出兩個，這樣的脫出了，來造理想境界罷。要想建設正心的國罷。然而在我的內部的火，或者更近於野心；却不能這樣的忍耐了。在這世上也願意有力量。我之一言，就是不可不使敵人恐懼。我監視着，有不正的事，一說不正，就希望這不正從世上消滅了去。而且願意這事並不是出於

我的感情，却本之人類的意志。

先生 是啊。若到那地步，我也沒有什麼不服了。然而……

B 你說然而太理想罷。我本來也不以為立刻能實行。然而想將那些作為理想，努力的進行。然而這我，進了軍隊，出去戰爭，是並不一定不像C君這樣死掉的。

A 你的眼不好。不要緊的。

B 然而眼睛不好是偶然的。

先生 一切都偶然的。然而要活的意志，決非偶然。雖然不知道活着的事，是好是壞。然而既然活着，却不活透，那是男子的恥辱呵。

B 是的。

A 無論做什麼，都能活下去的。

先生 這樣想的時候，大家便要咒詛生而爲人罷。我們若能得許，可爲鄰人所說的話，得許可有着爲人類，不論多少，做些勞動的自信，我們就能感着活下去的權威了。我們應該使能感着這權威的活下去的。

B 是的。但若國家禁止這事，又怎樣呢？

A 先生是說沒有法子，只得聽國家的命令罷。

先生 譬如將這回的戰爭做一個例。在B君怎麼辦呢？不去戰爭麼？希望被鎗斃麼？若在我，即使自己被鎗斃，戰爭便沒有了，自己也總不取鎗斃的路的。因爲我還沒有確然的捉住真理哩。現在單就是儘能活的活着。必然的麼，偶然的麼，我是不問的。

C 君去戰爭的時候，我也這樣說。我們還不是神，不是神之子，應該儘能活的活。

B C 君因爲要活，所以去戰爭的麼？

先生 是的。

B 却是已經死了呵。

先生 是的。

B 那是先生底思想，和普通的思想完全一樣的。權威呀什麼呀都沒有。

先生 是的。什麼都沒有。然而碰着了普通底人所感不到動不得的東西的。有着一遇機會，便將碰着的排倒的意志的。單是這一點，我想也就很不同了。從來說蟻穴能壞千丈之堤，普通的

人，雖然有蟻穴，而於倒掉千丈之堤是夢想不到的。然而我們想我們的同志，也要碰着那不幸的不可避的事實而死罷。然而在偶然剩下的人們裏，却流傳着他的意志。這或者也並非他所期望的。我們還沒有即使殺了自己，也須將自己底意志活在別人的內部的意思。然而人類底意志，是願意這事的。一個戰士死了的時候，人類便要求別的戰士。人類底戰士並不要很多。許多的人是能够悠悠然過活的人們；是不覺得和人類運命有交涉的必要的人們。我們的行動，雖像那些人，但在力量這方面是不同的。他們的裏面的火是衰萎的，我們的裏面的火正燒着。這火是有着燃燒他人的內部底力量的。說我是誤人子弟的，就在這一點。我決不說你們要抱我的主義，因為我的主義是什麼也

沒有的。然而我不像許多教育家一樣，專做些消滅你們裏面的火的事。倘有機會，還想將油澆在諸君裏面的不滅的火上呢。

A 是的。我們不忘記這恩惠。待着從事業上請教的時期哩。  
對麼，B君。

B 是的。一想到先生，便湧出力量來。

先生 我因為有你們在，便湧出力量來了。

(僕役登場)

僕役 X君來了。

先生 請他到這裏來。

僕役 是。(退場)

B X是誰呢？



先生 是我的朋友。

B 這是一定總該是朋友的。

先生 是宗教家。現在三十歲了。大約要做些什麼事罷。

A 是先生在什麼時候說過的人麼？

先生 是的。是你們會一面也沒有損的人。

B 是託他在我底新聞裏，做點東西也可以的人麼？

先生（微笑着）是可以的人。但恐怕和你的意見是不合的。然

而他的意思，是以爲他人是他人，自己是自己的，所以倘去托他，總該做罷。

（因爲聽到脚步聲響，先生迎上前去，開門招呼。）

先生 來得好。

(X登場)

X 突然想會面了，所以來的。這真好地方哪！

先生 好地方罷。因為三年以前就瞄着的。這是X君。這兩位  
是我最屬望的朋友。A君和B君。

(招呼)

X 是啊，從你的信裏，已經曉得大名了。(對A)有點病麼？

A 並不要緊的。

先生 你是多日沒有消息了。

X 忙得很。戰爭又開始了呢。

先生 開始了。我的一個朋友已經戰死了！

X 原來。無論多少，死去好罷。

先生 這是詼諧麼？

X 不單是詼諧。我近來知道人的生命是很賤的了。我想，所謂人命這東西，太用了大價錢來收買，是不行的。

先生 在你真可謂奇怪的思想了！

X 那是當然變成這樣的。所以我與其做社會改良家，倒情願做宗教家了。

先生 人的生命倘然賤，便是宗教也無聊罷。

X 未必然罷。然而我所謂生命，這句話底意味，却略有些不同。

總之是要說活在現世的個人底生命是賤的。你所做的東西裏，說神對於人底生命是無關心的，就是那個生命底意思。

先生 這樣，便沒有什麼不服了。

B 先生以爲這世界底生命以外，還有別的生命麼？我是不能相信的。

先生 既這樣說，便當作 X 君的看罷。 X 君，這人是要想做現世底革命家，而且也以爲有着做到的力量的。

X 原來。有這樣的人出世，我們真不知何等高興哩。

先生 我的教育的方法，是教不可輕輕的放過了一個蟻穴，只是浸潤進去，一有機會，便是千丈之堤，也將他顛覆了的教育。所以 B

君雖說些和年齡不相稱的失禮的話，也不要介意罷。

X 那是不錯的。因爲在真實之前，是無所謂什麼年齡的。是思想的練武一般的事。倘遇到思想各各發出火花，互相交鋒的機會，也不想逃避的。你會說，這世界底生命以外是別無生命的，但

是我們的生命，可受着現世底生命底支配麼？

B 想來是受支配的。自己一死，世界便滅了。

X 這樣的麼？

B 從我看起來，你是至少也有些輕蔑着現世的人底生命似的；想將那對於他人的死和苦所不得不受的良心的痛苦，輕易拋掉似的。

先生（微笑着）你看，有這樣的少年，不覺得爽快麼？

X 真有着猛烈的火燄呵。你的話是真的。我實在是對於許多應做的事並不去做，單說是自己沒有力，冷淡着別人底運命，想因此卸了良心底責備的。我覺得可恥的。然而雖然如此，我總以為人底現世的生命是賤的。譬如便是有好幾萬人死在地上了，

我們的心也並不亂；要活在現世的勇氣也並不失。我們心底裏所憤怒的，是將虛偽的東西當作真理用的這一種現世的風習。將能動的事實當作不能動的事實看。以爲非戰爭不能得和平，國家也不能存在。並非國辱，却以爲國辱的事。

B 那是便是我也贊成的。我想和這種事竭力的戰一回。

X 只要沒有卵殼從外面敲破似的事，你所說的我全然贊成。我  
以爲要破壞迷信，除了給以真的信仰以外，是沒有法的。

A 不逸出問題麼？

B 是，逸出的。

A 這一點你也贊成麼？

B 自然贊成。

X 因爲覺得像你這樣的氣勢，從外面是敲不破卵殼的。

B 但現世的制度，還沒有像卵殼那麼好的哩。

A 是的是的。

(X和先生相視而笑。)

X 我又受了打擊了。我是贊成你的事業的呵！然而將個人的現世生命看得太重，是使大家成爲厭世家的。爲什麼呢，就因爲所有的人都耍死，自己也是要死的。說是自己也一死，世界就完，大約你也未必真這樣想罷。但若不將現世生命以上還有東西的事，告訴別人，恐怕你的事是做不成功的。我們若不拏住自己底生命和他人底生命，國家底生命，國民底生命等等以上底權威，我們也便不能得到活在現世底權威。我們不可不說真正的事。

顧慮自己的便利；同志的便利，國家的便利，是不許的。即使我們不能站在真理之上，也不可不在真正之上。因為過於重視自己的生命而怕十字架者，是不能成我們底事業的。但我却也還沒有確實的拚住了自己生命以上的東西。倘因為一時的奮興，便是我也可以算得不怕死；又或為勢所迫，而敵人底無理，不可忍的要加到我這裏了，則自己因為無可逃避，也許顯出大胆的模样來。因為做無恥的人是不情願的。然我所希望的却不在那樣的假大胆，是在立在超出手段，不顧利害，即使與一家一國為敵，或一時釀成人民之災，也所不怕的，有權威的真理上的事。還沒有站在這上面的我，被說胆怯，是當然的。自己沒有覺着權威，也是當然的。我對於真的意思的所謂罪，所謂愛，便是死的恐怖，也還



沒有感到。我還不是宗教家。

B 你這樣說來，我們藏身無地了。 A 君。

A 真是的。

先生 都是的。然而我們覺得自己所要求的，也並沒有錯。若是機會好。

X 是的。我們是有些地方正要些什麼東西。總有些地方渴仰着什麼東西。而且覺得不安。

先生 是的。而且覺到力量。看哪，決不會究竟仍如現在的一種感覺，很盛大哩。

X 該從我們裏面生出些什麼來了。

先生 正在發生哩。到處，靜靜的。我感到這個。

Ⅹ 是的。我也感到這個了

(僕役登場)

僕役 有信來了。

(將信交給先生，退場)

先生 (且看且說)這也是我們的同志。我將我們的同志列於未成年者底對面，稱爲未能力者底同志。我是深信着也如未成年者的成年人一般，未能力者總要成有能力的事，高興着的。這是從一個畫家的朋友來的。(讀信)我近來的感覺，比得平常遠一點了。這就是金錢能暫時融通了的意思。因爲專心於做事，所以還覺得一點舒服。然而做事這一面底寂寞，是依然如故的。所畫的東西，究竟是東西。所以近來想較大的做，爲力不及底

理想所迫，是很苦的。然而這是事實，也沒有法。除了從這里生育發達起來以外，沒有方法。我們總想活透；而且總想給這遍身不幸的世界拏些幸福來。這雖然不是容易的事，但也不能這樣說着就算的。在外面現在很烈的吹着風。這現世便正如被這風吹着的一切東西。神也苦。的確這樣的。倘不然，爲什麼苦的事情這樣多呢。望你珍重你的心和身體。自己今夜也祈禱自己的運命，給我平安，而後就床。不知怎的總懷着可怕的心。要光明。做事也寂寞。然而力不足呵。恐怖的活着，真是痛苦的事。歡喜是恩惠。恩惠呵，時時來濡染我的心呵。眞像爲現世的風所吹一般，在苦和不幸裏發吼呢。不知什麼時候，喜悅的光纔來照這世界。唉，唉，然而便是幸福的小光也好的。來慰問

人類底心罷。寫下去的時候，却成了詩似的東西了。給我們祝福呵。（讀完信，對X說）這樣的真將人類底不幸，感到自己的身上去，一有機會，便想除去這不幸的人們，我知道在畫家，小說家，劇本家，詩人，小學教師，學者，公司辦事員裏面，全都有的。都是青年，而且是未能力者，而且都痛苦着。因為想成爲能力者的緣故；因爲在內部感着溢出的力的緣故。我對於這種未能力者，是很抱希望的。在今日的日本最不見日光的東西，這些人是有着的。

從這中間生出來的，該是比武士道遠過的日本人似的魂罷。日本人裏面怎樣的有着人類的本能，要成世界底驚異罷。世界中最野蠻而好戰爭的國民中，却暗暗地有着渴望人類底平和與幸福底未能力者這一等人類底歡喜的事，我以爲決不至於沒有發

表的時候的。未能力者並非永久是未能力者。我們不至於無論何時，被狡猾的政治家睡在自己底良心上，還會笑着的。我們未能力者，現在是比家犬還可憐的人，是最沒有志氣的人。這四五年裏，咬了牙關默着的。然而醒的究竟要醒。我們無論何時，真理之前是不會挫了腰的。愛人類的人，快要不能隨便做空空洞洞的事了。我們的裏面是有火的。不能說隨意做罷這一句話底時候，彷彿到了。真理與真實底受辱，是忍不住的。然而我們未能力者，却除了這樣想，養着力以外，沒有別底法了。我們是不站在暴力之上的；然而有站在愛的上面的時候。人類倘若要求時，尤當在真理的上面。

X  
是的。我們是未能力者。然而倘若空氣從四方壓迫緊來，而

且曉得了到天國去的正道，那時候……

(A 忽將兩手掩了臉)

B 先生，A 君是……

(先生走近 A 去)

先生 怎麼了？

A 不，沒有什麼。單是目眩……

先生 X 君。開窗罷。B 君，對小使說：拿葡萄酒來。不知不覺的  
起了談風，就忘却了你的病，過於多說了。——幕——

(一五，二，三五)

新浦島的夢 (二幕三場)

一

(年青的浦島在海岸釣魚，並且拜太陽的起來，說自己所想的事。)

浦島 太陽呵！太陽呵！我愛着你！有你纔有我們。生命底父母呵！萬物底生命底父母呵！有可做生命底父母底「美麗和威嚴」的太陽呵……我對你立誓：我的一生決不願無意義的離了此世；即使我的一生看來似乎無意義，而我的精神總常常向着正當的走。大概你是知道這事的罷。我早就愛一切的人，希望一切的人底幸福。希望一切的人能像這樣的生活。喜歡人類

的威嚴。希望一切的人使這個活在這世上。希望那些事的，不覺得是錯的。即使這希望遭了人家的嘲笑，招了人家的反感，我也決不拋棄這希望的。萬物的生命底父母呵！悠悠而正大光明的活着的太陽呵！不以我的希望爲錯罷。太陽呵！海呵！極其美的太陽呵！海呵！任其自然的活着而却無限之大和美的太陽呵！海呵！我在你的面前哭，我爲人類哭。我爲着人的沒志氣，不知道正的路，互相擠排，互相殺伐，或互相欺而哭。我爲那食無物住無家的而哭。爲那蟲類似的被殺，畜生似的被賤的而哭。人究竟在那里呢？像人的人在那里，可信的人在那里呢？真感到欣喜的人在那里；不自欺不自賤而活着的人在那里呢？曾經有過了的；有過這「有過」的事了；但現在却沒有。照現在



這樣的情形，這樣的人是活不成的。否，否，若已經做到了這樣的人，則便是在現在的世界，也許可以活。但在還沒有做到這樣的人以前，現在的人，却要寂寞收拾了。這種人的知己在那里；這種人底生存的餘地在那里呢？因為我有這樣的希望，所以使父母兄弟都哭了；而且不但他們哭，倘使我不被家裏的人驅逐，便是家庭也立刻就要倒敗了。我愛他們；想使他們歡喜。然而，我豈能苟且了自己而活着呢！太陽呵！海呵！我錯的麼？我不可不抹煞了在我自己裏面底正的東西好的東西底渴仰而活着的麼？生而爲人，却應該蟲豸似的活下去麼？我是人，感着人類的威嚴而活着，並不是壞事情。獨有想不像人樣的活着，却辱沒了生而爲人的事的。那是惡事；那是最惡的事！倘若太陽變爲檣

圓，倘若海也縮小而起變化，人生便不知多少悲慘哩！太陽呵！不作這樣想麼？海呵！不作這樣想麼？我說的話是錯的麼？沒有錯的。若我沒有力，那固然沒有法，然而我竭力的想成爲人的光榮而活着的。這一端是不錯的，不會有錯的，是不是呢？太陽呵！海呵！跳躍的魚呵！飛翔空中的鳥呵！你們是比人更其美，更自由，更正直的！正都活着自己底天性。決不能獨有人類，却應該畏縮的！我無論被人怎麼說，即使只有一個人，也要成一個人的活着，活着看哩。而且要爲創立龍宮於此世而勞動。無限的美的太陽呵，海呵，請你記着這句話！（似乎聽到了什麼聲音似的）說我太沒有力麼？我還沒有活透自己底力呢。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力。我並不是在還未活透自己底力以前，便說

自己是沒有力底人。我也不是自己沒有力，却要去做有力的事底人。我是想要做自己相當的事的！

「光呵，發光就是！

花呵，美麗的開着就是！

於有力底人，被與給有力底運命。

能招致大的運命的，

須是大的。

我正待着，正待着一點什麼。

但不單是待着；

不單是釣着。

若是太公望，便雖在釣中，

也可以招致天下的。

愚蠢的人無論怎樣奔走，

只能釣得愚蠢的東西。

力有餘的人，等待時機，得到時機。

不單是待着，是蓄養力量而待着的。

自己是不問怎樣細小，

只要鈎在自己底鈎上的，便作爲自己東西。

然而那不是事業底全體，是建設大事業底小石材。

不知道建築大城者，

小石材依舊只看作小石材而拋棄了。

他們不知道蓄養自己底力；

不知道提高自己底價值。

只是無意識的釣，只是無意識的歡喜着成了自己的東西而饒富。看哪，我便在不釣時，也不枉費了蓄養自己的力的機會。

我正蓄養着釣得大運命的力。

大運命到來時，我想該不會成了釣不着的獸子的；而且又想不學那陷溺於運命的樣。

成了龍纔能興雲，

沒有成龍的時候，是興不起雲來的。

我漸成龍了，我呼雲，我呼運命。

呼雲而雲不來，

這是呼者的不好。

自己相信着這些事的。

我一生這樣做，即使成了人家的笑柄的時候，

自己也不詛咒自己的運命；

只責備自己底力的不足罷了。

也有非人力所可如何的冷酷的運命，

即使因為這運命，自己中途死去了，那也沒有法。

然而未死之間，雖然小而還有餘地之間，

自己却只是蓄養着力量；

蓄養着能够招致大運命，確實的攫住他不放他的力量。

自己就此滿足了。」

呵，有什麼東西來吃了，（釣起大的鯛魚來）什麼，這樣的東西麼？

然而我不絕望的！但是想睡覺了。睡眠底神呵！給我復活之力底神呵！請給我力量。醒來底時候，幸福呵，站在我的前面！你騙了我幾千回了，似乎聽到你走到我這裡來的足音，也幾千回了；每一回，你雖然就去了，但是我相信你總有一回要到我這裡來的。對於你要來的事，親密的時間曾經說，「尙未，略等一等，等到兩方都長成時，」這我也曉得的。我之能等待，也不遜於人的。就睡罷，彷彿遠遠的聽到了幸福底足音似的。我的心裏充滿了歡喜和安心。天上天下，恐怕再沒有比我更充滿着大歡喜的罷。太陽呵！海呵！萬物呵！我感謝你呵！（睡眠）

## 二 夢

（或一國底或一家底一室裏，起初是暗的，逐漸光明了，已老的

浦島和一個老人登場。

老人

終於歸來了哪。

浦島

歸來了。

老人

這不是你的家麼？

浦島

我底家？這樣一說，也有些像我底家了。

老人

你底家呵！我的妹子了不得的等你歸來呢。

浦島

原來。我底妻現在那里呢？

老人

現在，去教那些青年女子勞動去了。因為你是出於意外的

歸來的，所以沒有一個人知道你已經回到這裏來了。已經去通

知了，現在市裏的人就可曉得你已經歸來的事罷。還不知大家

要歡喜到什麼地步哩。



浦島 大家都好麼？

老人 大家都好的。

浦島 大家都在勞動麼？

老人 病人，兒童，和老人之外，都勞動着。是的，還有可喜的事哩。

浦島 什麼呢？

老人 有一個發明「人是勞動四時間便够」底人了。所以現正

實行哩。比你出去旅行的時候，總之是義務勞動時間縮短了二

時間了。

浦島 偉大的人哪！勞動的樂趣，並不因此失掉罷。就是說，沒有

人爲器械所用這等事罷。

老人 沒有之至。固然沒有發明那些東西的人，而且也沒有採用

那些東西的人。我們開手做這事業的時候所抱的，一切人不可不像人樣的生活這一個決心，是只有加強，沒有減少。試看近來的青年，彷彿在極樂世界似的了。但我們初做這事的時候，是勞動到十時間以上，不用一件文明的利器，雜居在穢惡的家裏，吃無味的食物，而且始終受金錢方面底憂慮呢。

浦島 然而那時也愉快的了。

老人 然而有過各種的事呢。朋友交惡了，金錢沒有了，害蟲蔓延了，大水氾濫了，同志驟減了。

浦島 也曾有過這些事。那時是兩人談些話。我們是無論如何，總不失望的。因為我確信着自己生活的是正當的；而且彷彿被什麼東西守護似的。

老人 現在看來，一切實在都很好。正與豫定的一樣。

浦島 這真是仗了各種的人底竭力和熱心，纔做到這個地步了。

到了這地步，以後就可以做出樣子來了。我也到各處去看，很是驚駭。看見和我們的精神相同的精神，到處勃發；相同的生活，各處起來了。我一到，都很來歡迎。我不知流了多少歡喜的淚呢。既然曉得了正當的生活之後，是沒有不走進正常生活去的。從辛苦的生活起首。記起了我們年青時底事情來了。

老人 聽說你還在各處演說呢。

浦島 各處去說的。多謝，多謝。多謝諸君爲同胞爲人類而勞動。

我單是這樣說，已感激得淚下，不可收拾了！無論到那里，只見得爲金錢而勞動的人逐漸減少，爲愛爲正義而自發的前去勞動的

人逐漸加多，所以歡喜哩。自己做事，所以知道工廠和礦山的缺點，能够改好，畢竟目覩了，所以歡喜哩。我覺得這精神現在正普及世界；而且正覺到這精神底所向是沒有敵。我已覺死也甘心

了。

老人 凡是人，像人似的生活，反抗這運動者，是一定失敗的。倘若人的精神合而爲一，那就無論怎樣的障碍物，也都可以消除。這樣一說，那河底的隧道，百日左右以前已經開通哩。要給你看的東西是很多的。你在的時候，那屋宇也還沒有完成呢。

浦島 還沒有。很壯觀哪！

老人 是呵。彷彿進了神底殿堂一般。因爲建造那屋宇，是我們幾萬的同志大家勞動的。甚至我底孫女兒也曾爲那殿堂去運

過瓦——是一塊一塊的拿進去的。

浦島 那個建築物呢？

老人 那是學校。這邊的是美術館；那個是劇場。今天晚上要在  
那里慶祝你的回來。出色的女優也有了。因為是幾萬人的裏  
面，便自然生出各種的人物來。

浦島 一想到從前的事情，彷彿是換了一個世界了。

老人 正是哩，起初時十來年間，我常暗暗的想，將來不知怎樣。竟  
會這樣的情形，我却想不到。大資本家呀，擅長一藝的人呀，兩人  
進來一會面，就覺得這是得救了的事，卻曾有過的。

浦島 實在那時候，想不到能有這樣的市街。有時候我們除了只  
祈禱自己的事業，倘如合於神意，則請守護以外，沒有別的法。也

常有爲野心或黨派心所困的事。現在竟能够這樣好好的打通，大概是只因爲在什麼處所感着神力的緣故；而且因爲能動「人底真心」的緣故罷。這樣一來，我們就覺得自己的力量彷彿等於零。如不能得別的什麼幫助，是無論什麼事都做不成功的！

老人 便是女人也起了爭鬧呢。

浦島 各種的事情都有了。而且每次都顯出好男子和好女子底眞價來。成就了事業。這些時候，真是現出人類的美的時候哩。終於來了。那自動車就是罷？

老人 是的。你的夫人卽我的妹子，正在搖手帕呢。

浦島 市中的鐘響了，汽笛響了。

老人 這是報告你的歸來的記號。

浦島 我要完全獻上這生命。

老人 你是在事實上已經將這生命獻給我們了。

浦島 我們是都爲了要將自己底一生獻給人類而來的，然而彷彿覺得還不能獻出一半。人類呵！請將我們底一生，隨你的意的使用罷！

(五六人登場)

老嫗 歸來的好。

浦島 終於歸來了。

老嫗 我時時刻刻想念你，只是祈禱你平安的歸來。見了你平安的臉，便再沒有這樣高興的事了。

浦島 我也很高興。因爲我不在的時候，各種事情都有進步了，所

以我高興得了不得。他們都來了。

老人 呵，這是我的孫女兒，大了罷？

浦島 很大了。那寺底瓦，就是用這手運的罷。

那小孩的母親 是的。一定要運，說也不聽呢。

(年青的男女六名登場)

年青的男人 很平安的歸來了。代表了男學生諸同志呈上這花。

(送白花)

年青的女人 很平安的歸來了。代表了女學生諸同志呈上這花。

(送赤花)

浦島 多謝。

(男女學生退場)



(男二人登場，簡單的招呼)

老人 就是這男子！那縮短勞動時間爲四時間的。

浦島 (熱心的握手) 多謝。

一個男人 即使一分時二分時，倘若能够，也想再縮短些。自由的時間，即使一分時，也多少總想延長些。

浦島 多謝。對你這樣的一個人，能够稱爲同志，我覺得很光榮。

(摘下一朵白花，插在這男人的胸前)

老人 這位男子是造那殿堂的。

浦島 (熱心的握手) 多謝。

別一個男人 很想再建築一所更其壯麗的，以報諸君之恩哩。

浦島 諸君在這里，實在是光榮。是人類的寶。(插赤花於男人的

胸前)

浦島 這都因爲大家一心去勞動。我不知道感謝底話了。我相  
信大家的心裏都有着人類底祝福。我很幸福。

(男一人登場)

浦島 這樣麼?

(浦島等從牕間探出頭去，聽得拍手和呼萬歲的聲音)

浦島 諸君多謝多謝。現在沒有答謝的話。諸君底美是在這市  
底美裏發光。我到各處走了一遍，從心底裏，感得我們底精神，就  
是全人類底精神。然而美的生長以至結果，如像這土地的所在，  
却還沒有見。這全是諸君底蔭庇，不知怎樣感謝纔是哩！但我  
們還應該並不滿足於現狀，愈加用了力，爲人類去勞動。使我能

相信諸君底精神和身體，竟超過了我底期望而更向前這一件事，我是感謝的。能稱諸君這樣的人爲兄弟爲朋友，真不知多少光榮哩！我可以含笑，安心，老死了。有諸君在這裏。有諸君肯在這裏。這在我是從來沒有這樣的氣壯而且高興的事。我在此感謝諸君。願意跪在諸君之前，只是多謝多謝的說。而且相信着爲人而勞動着的諸君，必定有人類底祝福。且也祈禱着的。實在多謝。

(作禮，拍手)

老人 那就今晚在劇場裏再會罷。恐怕你已經疲倦了。再會再會。

浦島 那就再會。(大家握手)多謝多謝。

(皆退場)

浦島 這裏只剩了二人了。

老嫗 只剩二人了。

浦島 我們底事業總算成了樣子了。眼見了而死，我很高興。我

倦了；我睡一會。

老嫗 你！

浦島 什麼？

老嫗 從起初在海岸相見以來，已經四十年了。此中經過了許多事。然而終於得勝了。

浦島 終於勝了。然而說是勝，却太可怕了。愈加要謹慎。並且要感謝神和兄弟。

老嫗 二人一齊感謝罷。

(死神出現)

浦島 終於來迎接了麼？這也可以說竟肯待到如今的了。這一點我不能不感謝你。然而一無所覺的正在高興的妻，是可憐哪。那也沒有法。(靠着妻身)呵呵，你！

老嫗 什麼事呢，你？

浦島 我在幸福底絕頂了。即使我死，你也不要不努力。二人雖沒有親生的兒女，但更應該愛重的人們多着呢。願你活在幸福裏。

老嫗 說——什麼？說什麼！你要定住心？

浦島 不要着慌。我的心是定的，對大家這樣說去。說我並沒有

要說的話，安心的死了。

老嫗 誰來，誰來呵，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來，去請醫生來。你要定住心！  
你定定神，我就去拿水

（使坐在安樂椅上）

浦島 呵呵。

（老嫗退場）

浦島 死的神呵。既然一定不能逃避你，那便這樣的歡迎你，你  
的唇是戀人似的吸引我的心，呵呵，我快樂……（倒下）

（暗了）

（三）

（與第一場同，浦島還睡着，兄妹散步而來。）

兄 真舒服哪！

妹 在這裏休息一會罷。

兄 休息罷。

(二人息在浦島所看不見底地方)

妹 這美極了。

兄 你喜歡海麼？

妹 很喜歡。又大，又深，怒的時候，靜的時候，實在都美呢。暫時不

見海，便想見他了。而且那浪底聲音，我尤其歡喜。一聽到那聲

音，便想起孩子的時候了。

兄 這樣一說，我也想起來了。

妹 哥哥捉到了的章魚，我放去了，還曾被你惱怒呢。我被黃鰭魚

刺的痛了，哭着，哥哥負了回去。母親還愁……

兄 不要說母親的事罷。再沒有比想到已死的人的事，更其淒涼的了。我們只剩了兩人以後，不能相信世間了。覺得在人世間，再沒有比人更不可靠的東西了。

妹 父親還在的時候，唯唯聽命底人，現在在路上遇見，頭也不點了。兄 我們兩人看見有父母的人，往往啼哭哩。但因此却兩人大家決了心。

妹 是的，決心了。哥哥是從此格外的用功；我則全不管裝飾這些事，一遇到認識的人裝着不認識的臉，到反喚起勇氣來了。

兄 看着罷，我們並不是獸子，還曾經這樣說了。然而倘沒有那死了的老人，我們不知道現在正做什麼哩。



妹 真的呵。

兄 然而已經不緊要了。我們竟也到了成人了。能够用自己一人底力，走進自己的活路裏去了。

妹 真是非常呢，在哥哥進高等學校去的時候的憂慮。

兄 與其這事，倒是當我要歇了大學的時候喫驚罷。

妹 因為還是小孩子。

兄 總之，你也成了一個人了。

妹 好不容易哪！

兄 然而此後正喫緊呢。

妹 一說到此喫緊，哥哥此後又想怎樣做呢？  
去麼！  
仍舊悠悠忽忽的過

兄 是的呵。有錢的人，悠悠忽忽的過去就好了；但單是悠悠忽忽是活不成的。在真知道人應該怎樣生活纔是之前，還是悠悠忽忽的好。反之，一到定了自己底目的，便該毫不躊躇，跳進這生活裏去。因為倘一失足，進了不對的生活，那便染了這生活的臭味，難成純粹的人了。

妹 在現今，你因為知道了真的生活的事，很高興哩。

兄 知道是知道了。然而還沒有走進這生活裏去的力量。今天其實是因為要對你說這些話。問問我的思想錯也不錯，所以教你同來散步的。

妹 好好說罷。我爲了哥哥，什麼事都做的。

兄 我底思想如果不錯，肯爲我忍耐不自由，決絕安樂底生活麼？

妹 便是我，也不會望富貴和安樂呵。我也如哥哥常常說的一樣，

既然生而爲人，就想於人有些用處。雖未必有有用底資格，但倘  
有用了，可是很歡喜的。

兄 這只在你的決心，能有用或竟無用。

妹 那若是真的，我便決心了。我也是祖父的孫子。既然有着爲

人們勞動的道路，是再不想去尋安樂的道路的。我並不這樣無  
恥。

兄 好。這決心不會變罷。

妹 不變的。

兄 想要於人有用，雖在途中死了，也不後悔麼？

妹 我若一瞬間便後悔，豈不羞呢。那時訶訴我就是了。我因爲

現在的人太自私自利了，覺得淒慘。我不願意進那一夥裏去的。  
兄 我聽到這些話，很高興呢。我想將家裏的財產，全數的用到這  
事業上去。這事業不完成，便死也不休止的。

妹 什麼事業？

兄 是了。還沒有說過。我要做的事，是要將一切的人以這樣的  
生活爲最正當這一件事，示給天下的事。使大家知道正當的生  
活。

妹 怎樣的生活，是正當的呢？

兄 現在的世間，豈不是都因爲利己心而勞動着麼？

妹 是的。

兄 這事，我是不服的。現在的世上，因爲要積錢，無論何事，都在所

不辭。無論使同胞受了什麼苦，只要能得到錢，那人便也得了名譽，得作威福。而且用錢來買「錢所不能買的東西。」一面又賣

「不能賣錢的東西。」

妹 不能賣的東西？

兄 時間，勞動，自由，都是不可賣的。賣媚賣心，尤其不可。

妹 然而倘若不賣那些，便沒得吃了。

兄 是的。錯的正在這里。是都站在錯的基礎上。是站在想直

立而立不起來的基礎上。所以無論見了怎樣人，無論見了怎樣爲我們勞動着底人，不會有感謝的意思。對於我們最忠實的勞動的人，我們稱爲奴僕，無論使他做什麼事，都以爲當然的。爲我們採掘金子的，叫作礦工；我們建道路的叫作土工；爲我們培養五

穀的，叫作農夫；看護我們最愛的病人的，叫作看護婦；爲我們建築房屋的，叫作木匠；一些也不尊敬，給他錢，視爲當然。同胞的血和淚，我們都以爲當然可以用錢買得，自鳴得意。我對於這事覺得羞，以爲是侮辱同胞的事。我所想的世界裏，爲同胞勞動者，是被尊敬，受感謝的。那地方並非是勉強的勞動，是自己前去爲兄弟們勞動的。所以受人尊敬，正是當然的事。賣自己的健康，時間，和自由於可憎的人，是現在的世界。然而自己所想的世界裏，却是爲了愛的兄弟們，自己前去勞苦的。現在世界以爲不名譽的，對於人底必要工作，在自己所想的世界裏，便成爲名譽；現世以爲奴隸的工作，敗者的工作，在那里便是人底工作，爲同胞的自由人的工作。現在的世界裏，太沒有發揮人底價值底餘地了；在自己

所想的世界裏，發揮人底價值底餘地却很多。

妹 創造這樣的世界，做得到麼？

兄 做得到。至少也可以使大家有「做得到」的確信，而且使大家明白人類應該向了這方向往前進。即使做不到，若並不使他做得到的去做，是不行的。

妹 那是不錯的。

兄 而且和自己有着一樣的希望的人，我以為在世間一定很不少。倘使怎樣一做，使大家的真心都合而為一，便是極大的事，想來也可以做到的。實際，現在的世上，人是格外的受着侮辱。對於這個略略相信，人便以為是馱子了。

（略在以前，夢魔了醒來的浦島，熱心聽着二人底話，已經不能

默爾了。）

浦島 的確是的！

（二人出驚，浦島起來。）

浦島 現在聽到你們底話了，我和你們的意見是完全同感的。我們相信本來底人。然而現在的人却都不能相信。他們是不完全的人，被歪轉的人。將不名譽的事，誤認爲名譽；可誇耀的事，不以爲誇；不足誇耀的，倒反誇耀；可恥的事以爲不恥，不可恥的，反以爲恥；可輕蔑的，不輕蔑，萬不可輕蔑的，倒輕蔑了。不許人們像人樣的生活，却應許做金錢的奴隸。不能爲愛者，尊敬者，以純粹的性氣去勞動，却爲輕蔑者，憎惡者，底利益而勞動，纔得不挨餓。彷彿不做男子可恥的事，是不能生存似的。所以生存的事，總似乎



有點不可靠，對於人們總覺得有點不可信，對於自己生而爲人的事，動不動便寒心了。倘若現在的人底生活，是人的最妥帖底生活，人們是負着無論如何總不能更變那現在的生活的運命，則人便是很無聊的東西了。然而我們如果這樣想，是對不起人的。對於人底最妥帖的正的而且像人樣的生活，便是如你所說，和現在的生活完全不同。而這一種生活，只要我們認真，也並非不能使他活在這地上。我相信這事的。

兄 你也相信這些事麼？

浦島 信的。

兄 倘可以，請你說出名姓來罷。

浦島 我叫浦島。而且是企羨了這名字，想建龍宮於這世上的。

兄 你就是浦島君麼？久聞大名了。因爲你喜歡說龍宮底事，大家說你是發狂的。你是並不說要到龍宮去，却說是要創立龍宮於這世上麼？

浦島 是的。想建在這日本。想從日本起，而且建在全世界。並且使全世界，倘能够，都成了龍宮。

兄 你相信這事可以成功麼？

浦島 我相信現在全世界都朝着這方向進行。種種的運動都朝着這方向。這樣，我想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但要使這事實現，我不願意借憎惡與暴力的幫助。用了這樣賤視人間的信仰的手段去築起那樣的世界，我總是想免避的。我想只借了人間裏面高貴的力，造成這事業，取還對於人間的信仰。

兄 浦島君。你的意見是正當的。你不是狂人。

浦島 這回纔遇到了說我不是狂人的人。

兄 你不是狂人。你所說的我樣樣同感。我們或者像是空想家。

然而我們無論被人怎麼說，不能不相信那對於人的信賴，對於支配人類的東西而生活的。我要爲歪斜了的人們去戰爭哩。

浦島 我也這樣。倘可以，我們便協了力，爲了將人們搬到正當底

位置來這一件事，戰爭去罷。人裏面也有着賤的，卑屈的，可怕的

東西，但這只是因爲人的全體還沒有全活而起的病的現象。人

倘若當真一活，那些東西便不過是隨着光的陰影罷了，反使光益

發強盛。我至少也明曉得人裏有可愛的東西。倘能知道誇其

所可誇，恥其所可恥，人便決不是可怕的东西了。

兄 是 的。

浦島 你相信麼？

兄 相信的。

浦島 我這回纔遇見了相信的人們。你也是狂人底一夥。我們是住在龍宮裏的人哩。

妹 龍宮是怎樣的地方呢？

浦島 在夢裏看見的龍宮，沒有在畫裏看見的龍宮這樣美。在那邊是大家都勞動着的。除了孩子，老人和病人，休息日之外，都要做大約六時間的勞動。先前所做的夢裏，雖說只要四時間就夠了。其他底自由時間內，大家都爲同胞打算有益的事，做有益的事。做些使龍宮成爲好的地方，美的地方，適於居住地方，使同胞

妹

當你狂人看的是錯的呵。

的生活能够清淨，康健，而且優美的事。所以到那地方，便都爲人們，爲同胞，爲自己的所愛，所敬者而勞動。那地方是說不出的美麗，感激。略給同胞做一點有益的事，便被感謝的。你知道被人感謝時的歡喜麼？一說這樣的事，恐怕連你們也要說我狂人罷。總之：這種世界我實在明明白白的夢着的。我又相信：只要大家願有這樣的世界，真願有這樣世界的人協了力，真要在這世上建築這樣的世界，那便不十年，無論日本，無論何處，都可以實現這樣的世界了。只在認真。一二萬的同志認真起來，集了錢，協了力，這樣的世界也就實現了。我是解釋這事底人，大家却叫我浦島浦島，當作狂人看了。

浦島 你也這樣想麼？

妹 這樣想呢。

浦島 多謝。我想我們便當真協力了，試看我們是空想家不是，我們是太信了人們不是罷。

兄 實際試試看罷。我們的確不是錯誤底事，大家便可以知道了。

浦島 只要我們認真。

兄 認真底人便從各處聚集起來了。

浦島 我們可以算作兄弟麼？

兄 是兄弟。

浦島 祝我們的事業呵。

兄 好好。

浦島 太陽呵！ 海呵！ 育萬物者呵！ 使人生活在這地上者呵。

使我爲人而生活在這世上者呵！ 我們感謝你！ 若我們希望是  
正的，合於你的心，便請助我們底事業！

兄 人呵！ 願使我們有用於你！

妹 願使我底生命貢獻於兄弟姊妹！

兄 (單對妹說) 你以爲浦島君是你的那人罷。

妹 (含羞似的) 噯噯。

兄 浦島君，你願意娶我的妹子麼？

浦島 倘若你的妹子真的愛我而且尊敬我……

兄 你怎樣呢？

浦島 我本來尊敬的。

兄 那麼，兩人握手罷。

浦島 你愛我麼？

妹 願奉我的一生於你。

(兩人握手)

浦島 我太幸福了。倘是夢，願不要醒來。

兄 不是夢，我們不是做夢的人。

妹 在地上造起龍宮來罷。

浦島 噯噯，造罷。我很歡喜的願爲此而獻出一生去。

兄 神呵！給幸福於兩人！

浦島 給幸福於爲人而勞動者！

妹 呵，給幸福於立龍宮於世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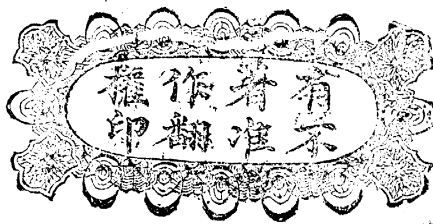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〇)



民國十一年一月印刷  
民國十一年一月發行

新文化叢書  
人的生活(全一册)

定價銀四角



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吉林 湖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鳳門 邢台 綏化 煙台 鄭州 梧州 蕪湖  
石家莊 景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李手申 申 申 申 申 申

三三一

(二五四六)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